

書

說學齋藁

三節堂賦 乙酉

臨川危素太樸著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僊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強暴而攘除
偉令子之倣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于戰陳兮陳征討之
訐謨信直道以迂時兮轉漕輓于番禺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
嘯呼阨險隘以弄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
烈而莫渝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蹈山
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收涕
泗于衣裾哀孤惇于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閔無父之何怙兮賴慈

母之携扶嬰疾疾以莫瘳兮吾豈愛于肌膚剗股肉以和藥兮欣沉
痼之獲蘇世驚嘆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撫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
構于東湖葆遺器以積藏兮效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
羅于文儒爰趾美于高科兮羗簪笏之滿家振羽翰于天朝兮流四
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骯骯兮揭潛
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于厥初

別友賦送葛子熙癸酉

余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策以永歌兮視前行之
逡巡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糶襍乎滓穢獨涼兮而奚適兮虞誹言之
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傷顧搢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

玄黃思駭雲螭以高駝兮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
嘯乎天之外值美人于丹丘兮云抱朴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沆瀣兮
夕掇玄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並匪亡之良
馬兮欲導車輪而言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修予之慝豈私情之
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雖制義而自安顧甘旨之
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念一門之孤惇兮而衣食之莫且汨奔走于
泥塗兮歲冉亡爲遲莫輟彭澤之 權兮愛東憇乎錢唐撫句踐之
故墟兮平臺觀之榛荒颺高帆以度海兮仍群仙于雲隴凌榜桑而
遐矚兮浴赤曦之暘兮盼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于諸馮何三千載
之寥亡兮大運若是其污隆繫娛遨之足樂兮傷馳駘之勞動扇朱

光于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來至旋輕輶于汝賓兮將同采乎菟藿
玩曾峯于翠雲兮金谿有翠雲峯射麋鹿以為樂亂曰子何為行兮吳越之
鄉兮韶音之鏘兮矯首以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芒兮哀民生
兮曷時而康兮

存亡齋賦

為李孟幽尚書賦

庚寅

繫太極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暢萬物之滋蕃
羗易道之廣大兮脩吾身于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
體成性之存亡兮由道義之不匱信馳張之靡惑兮亦柔剛之相濟
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
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頑冥彼鬼瑣之紛亡兮遂枯亡于外誘

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于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雜糅于稂莠
懷咎繇之苗裔兮蚤奮迹于滕邦炯冰壺之交映兮粹白璧之無雙
玩玄理于簡冊兮驅長才于海江爰校書于史館兮持憲度于臺閣
善和燮于群情兮或閤亡而諤亡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絃之毒蠱
退休沐而齋居兮撫易象而觀天亶存亡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
雖首路之邈悠兮僕白首而不遷憶旋輶于虎林兮卻傾蓋于京闕
詹雲霄之軒翥兮莫策厲于駕劣葆貞白于歲晏兮追往行于前哲
樂几筵之潔清兮陳左函而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啟常編而載愉
託中情于藻翰兮著懿戒于坐隅

望番禹有序

庚寅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道監察御史錙振往按之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實欽察忿死振亦恐思得疾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于前因噤而死未幾行臺又遣監察御史杜訪其事得今衢州路總管薛超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御史上章覈振後世有驗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望番禺兮海氣沈兮青天高兮高兮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兮夜聞噫喑豺虎呀哮兮麒麟遯潛望番禺兮盡傷予心

經歷律畜贊 庚寅

猗昔上古杯匕斝匕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敷教人倫乃設

庠序尊匕親匕世變風移彝典弗循乃置刑威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提要諄匕流行區宇明德懷新安得率土返樸還淳各守厥職葆其天真上下四方休然陽春刑措不用而多鳳麇我讚斯畜爰詔無垠

異石銘有序 庚寅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予其大三寸色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中雙龍摩空而飛君謂其大父甘州守潤里伯脫驢公詣仁祖山佛寺得此石道中故牘而藏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異物乃為之銘匕曰

太和網緼二氣摩蕩山川儲英竒石異狀賦質正碧中含素文曄乎

神人其行逡巡蜿々驚龍乘雲飛躍乾端坤倪膠轄回薄赫爾精氣騰為列星善匱而藏何百千齡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庚寅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安鄉公讀書于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叅大政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跡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宋中書舍人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珎僑寓是邑迺作祠宇割良田以共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下乃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燁乎功名騰茲安鄉為潯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岌公有遺蹟峩々高臺世變事移迺者興哀仲璧氏劉

衣冠之裔僑居此鄉仰止異世代木甚良爰樹高堂俎豆載陳靈其來享陟彼崇丘悽其迺佇江流滔々歲不我與猗公之仕載逢其辰孰使荆揚才桀沈淪邈哉風旨彌々彌新篆銘貞石公有鬼神

賜帛頌有序 庚寅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于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 再賜時八十有 三賜時八十有 晁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蓄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于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于上壽者蓋異于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々然于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化其俗易成者也于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于上其

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匪肆頌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實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于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禪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蘄春縣興學頌有序 庚寅

蘄春縣長野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為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

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夫蘄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恒產儒之在籍者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于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愬無以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稟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倫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弗備學之間田悉以種桑歲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今之所向相勸從事于詩書而敦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田多汙萊埜有嘯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

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蘄春有學
以祀玄聖棟橈宇傾昌以廣敬賢令聿至願詹裴回乃鳩群工罔敢
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_七童冠濟_七弦誦
修行明經聯翩充貢繫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興學頌有序 辛巳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請作左右南三警
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_七上之中
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廩
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作成人材脩
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

民猶必待教而后明况于蚩_七之氓乎二縣者在于畿內教之尤弗
可以闕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于此國學京學規制已修頌于五
廟學未遑有作而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之于政可謂知本以能成
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欣抑亦遭逢聖人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
取信于朝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之志
哉 公字九德在官守職若活海賈事皆可書今獨取其為政之知
本者為頌之其詞曰

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回神明相扶乃作廟學于京于國以祀
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為棗楠大為棟梁三院警巡
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繫康里公寔泣神京治政以平豪猾

震驚曰茲教化為予之責請于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瑟琴升歌雅南
籩豆在筵有赫其臨匪公言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
冠裾誦詩讀書凡百多士毋昧厥初

趙步院記 甲子

趙步院在金谿縣南去四十里順政之鄉梧桐里所可知者唐時興
亦莫詳何年也佛殿法堂識施財者黃諤姓名于梁修之者米邦傑
也延祐間寺無僧乃五年誕 聖之節禪居寺僧如瑛嘆曰趙

步院者亦我佛之祠也吾觀善以其道行世者不階粒粟銖錢至於
重樓廣宇魚鼓相聞雖廢者宜有以興况興者其忍使之遽廢耶為
吾學者坯厓巢木草食濶歛固何俟乎室廬之安然故有其地歷數

百年坐視為榛莽狐兔之墟誠何足以勸哉况是日祝 天子壽
而茲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可乎于是請于有司入居之稍久
度弟子增置田園里人江大舉又施其居室蔬圃若干畝後十有八
年瑛已死其徒嗣平謀曰吾師之于趙步也勤矣
不可永亡無穀畀來人乃具顛末請予記予志學經世請得而言之

國初郡縣有筦僧者其致令猛當此之時僧竭財給徵索追呼求覓
者無虛日苟弗應罰責立見已奔走郡縣筮屨炊卧費且夥故寺之
貧者至鬻釜鬲鐘磬不足則散走

仁宗皇帝在東宮首罷所謂僧錄司者僧乃得蘇瑛之來趙步也寔
當 仁宗在位感上恩深厚如此則以萬歲為祝者蓋上之情當

報出乎中也然自罷去管僧者他寺之僧晏然無外橈田連阡陌而
征役弗及然則精修萬行以躋正覺固其職也乃大不然豐車肥馬
要結權勢昵殺色殖貲產大者可以瑀封君不知 朝廷所以尊上
覆護者欲其超出諸塵見性成佛或足以裨治化嗚呼其亦可以深
長思矣是鄉之人言瑛居趙步日惡衣食力種藝故寺得以不替其
所見異于流俗也哉平能念其師之勤欲不朽賢已繼其後者讀吾
記有所警也夫瑛號王菴平號雲巖大舉者事母至謹以相人術行
數郡年九十餘終善釣魚故號釣舟子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丙子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南二程子

之門英才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
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
書行于世為甚盛其餘則幾于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
程叔子一見謂其可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于庠序
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
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
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奇伯之孫原假
以此書歸與友人黃昇讀之其字脫繆頗為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
可知者闕焉夫文也者心之精微在焉故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
其功于斯文為甚大嗚呼奮乎百世之君子尚有考于此編云

遊牛頭山記

戊寅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余留崇因寺崇因當里之半焉三月己酉將與番易僧明晉同遊里中僧善繼如壁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願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洞黑有穴在東投之瓦石琅然有聲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彥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臺寺一僧導予登兜率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脚迹及卓錫泉厓甚險予五人者皆憇而明大獨往來如飛猿警且笑更由菴西去予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往者詫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寔王文秉鐫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

之而去至下西寺僧道宣留飯壁間見恒山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皇慶間僉江西廉訪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政後至者率不及也詩雖無足觀予特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在鄰郡者悉不能復故徒衆繁多營于衣食以故不及曩時之盛云聞祖堂寺有幽棲巖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憇西峰寺詣融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又有斷碑在地唐大曆中僧靈樽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觀幽栖巖搨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晉和之還上東峯望見兜率菴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画图然一元頥善繼曰子與吾約結庵此其處矣不必他求也臨高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間金陵為必爭之地英雄

豪傑之遺跡既皆剗削消磨盡矣吾儕生值休明而得與山僧道士
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幸歟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餘姚州覈田記 甲申

至正二年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檄紹興路總管府以餘姚州田
賦未均迺屬同知州事劉侯崑治其事初大德四年嘗覈寔田稅既
而藉燬于火執事于鄉里者徃亡增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于
是富者享其利而安處貧者罄其家而無告積弊蝟興莫此為甚侯
受檄以來出宿公宇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須髮為
變田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畝田
後易主有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寔嘗以其所有詭戶名至是思

有奪之者乃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人或舊無糧今自寔有至三五
百畝者至于消積年之爭訟者七千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
父子兄弟復還其天者蓋多有之又覈站田一萬五千二百餘畝
俾得田者助其役其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
之簿又畫圖謂之魚鱗才次之圖其各都田畝則又所謂堯簿者焉
至于分其等第以脩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者焉計其九六千二
百五十餘帙綱目畢張如指諸掌侯既交代而上官挽留之使不得
去然其號令行于下者如始至官非有以得于民者豈能若此嗚呼
如侯者可謂能為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 字文大沉厚而精練
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矣屬予以使事過是州耆宿揚

仲等請為文刻之于石使來者有考焉

盜發彭府君墓記 甲申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塋清江縣建安鄉四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隣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順二年八月既望院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冢石槨斲棺毀尸棄河中盜其藏器瘞其師于上為浮圖焉且偽樹小浮圖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號咷走愬于官清江縣檄太平柴巡檢曹某往按之僧出偽券以辨彭氏持忠肅公所志其母壙云左去府君墓二十步計之得寔墓中磚皆朱叅書彭氏記曹君命启之得新棺旁皆寔以故輒出其所瘞乃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扇履具在有同郡楊君者當時志墓石存土中縣主簿

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部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強盜滅死黥僧為民隸有司充警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購史館遺書作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世孫鏞請志發冢事今國子目士劉君聞與予論撰館中曰吾為錄事臨江觀王主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浮屠氏恒損己以益人若教本此之慘毒自恣卒蹈于刑辟惡賭所謂損己以益人耶世之人乃紛々然求福田利益于彼嗚呼何其惑哉後十有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樂平川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甲申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然去之百年猶

不能忘非摩漸撫循使之心悅而誠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乃創書樓廟學之後入

國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君衡謀于故宋丞相馬公崱祠楊氏請以貢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馬公以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亢爽山川獻奇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廿三年嚴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于書院其後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足以仰承

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正元年公之五世從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

士行之于國初非害于法若何而靳又以上于江淞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始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之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寔朱文公為淞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紛々然謂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間者他日出而仕于明時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師範焉可也是為記

友樵齋記 己酉

予遠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若哀屈大夫抱忠以死而實自託焉予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之不遇者乎他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屠師大同之言曰鄉也子之遇越聞楚語者先君

子之作也先君子管子學與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混亡焉與樵蘇為群故題其燕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侍講學士鄧公書所為楚語刻諸壁間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回其父武岡軍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早穎敏能盡讀之有闕遺必旁搜徧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婚喪祭以致天地萬物虞初稗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摠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藥食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子有子職安敢違膝下而他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于門開發成就者甚多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利大書忍貧二字于屏然不幸年甫四十死矣嗚呼君之畜學不可為不勤君之制行不

可謂不慎而卒隱約于山林方強而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齋者界上虞會稽二邑之境當揚梅峯之下襟帶淞江有樹石之勝西曰日鑄山歐冶子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于是而能世其業者夫塞于前未必不通于後勉為善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又重葉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丙戌

予性嗜恬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于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清坐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鄉疏暢喜交遊間往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画以相娛樂意豁如也他日君

請記其軒子戲問之昔之以嘯名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于蘇門劉
琨嘯于晉陽君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承平
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
君方將以才出用于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乎登之嘯也何居君
蹶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
為予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溪虎高柳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
之類尚從壽鄉而求之因書以為清嘯軒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丙戌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于守令其目皆曰賦役均嗟乎賦役之難均
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取諸土田戶口之貧

富無恒業土田之貿易無恒主由是雖欲其均卒莫能均况于守令
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舞手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
于下果誰之咎欤予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
蓋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谿縣
尹趙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終始卒成其事者民之蒙
惠豈其微哉顧今又聞吳興唐君為縣于徽之休寧而亦此先之至
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問民不便者皆以賦役不均告君曰
吾不可使胥曹任其事為其並緣為姦蠹也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幹
實者諉之五月甲子每鄉各舉二人君置酒縣堂申命之戒以毋私
毋擾毋欺期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悅歌詠

載道于是父老請伐石紀事使至上京求予為之文余固樂君之
慈祥清簡號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其民樂生安業于無窮何其有
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棣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嘉
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藝名家而已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丙戌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驛騎公車學正或學錄
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人兼籍書一人兼管
勾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 年罷
獨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頒
尚醞中書省御史臺集賢院官必至所以奉明詔致勉勵樞密翰林

國史宣徽三院至不至視其人今年素與學錄趙性端實來暇日遡
而求之助教之可考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二年闕學正錄
伴讀之可考者自延祐元年始于是諸生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
故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亦善夫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金可壞此不可壞諸生勉旃

殿中司題名記

丙戌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司題名有記從故事也至正
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來請記之惟自昔帝王之御天
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禁衛之嚴所
以示等威昭上下况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奏對或

病于政儀文或愆于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從幸者不出三日皆以閔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得紕其罪此殿中侍御史之職號為清要者欵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者其可不竭其忠貞思以稱塞哉至若知班之始置所以舉不如儀者其後兼主文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是歲知班幹王倫普孫和通事閔寶譯史哈刺章實從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丙戌

至正三年灤陽諸生李泰買地于懷來縣洪贊驛西北作孔子廟驛令雲中藥溫寶贊其成五年站戶長宣平王訓出錢塿孔子象六年泰又出錢率衆從享顏子而下十有四乃走上京求記之懷

來古為絕塞洪贊去其縣遠甚厥今近在邦畿遭右文之世故雖山谷僻深聖人之化亦無不達也泰居隱約之中能率其民習于俎豆而溫之職思其外誠賢哉使仰瞻乎德容之盛其必有所興起者矣

昭福寺法堂記

丙戌

浮屠師繼清其所居昭福寺新作法堂始末至京師屬邑人危素記之按寺在金谿縣南五十里後唐紀歷中頭陀僧進明剏之中廢宋淳化中鄉人請項山悟空禪寺僧善津來主之津之徒曰用和之徒曰如陵開慶間改律為禪而靜思寺僧妙冲來主之既而冲請復律冲與陵之徒並傳而居有之焉今僧曰希晃希和正寧正宗正大冲之傳也而繼清與正朗陵之傳也初善津用和相繼興造寺宇

如陵新作法堂元貞中大冲之徒曰如璧乃更作之其後壞僧維仁
主寺事鳩材未建而仁卒晃繼主寺事仁之徒曰正寧及希和繼清
皆竭力相成經始于至正四年五月朔明年九月望法堂始成堂凡
七間費中統鈔萬貫鄉人以財來助者凡五之二中室之後為觀音
閣則希和靜思寺僧維寧及朱琛助之嗚呼佛之學非言語所能既
然其書之多至于幾六千卷故浮屠氏必有演說之地此法堂之所
以作也東南兵革休息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佛學與之土田蠲其
徭役使其徒坦々施々而無所憂虞然自放于矩度者亦有之矣吾
邦山深谷邃無外物之誘如昭福之徒能篤志問學以自修飭而致
力于斯堂其勤如此記有所不得辭也

玄儒呂先生道行記

丁亥

先生諱虛夷字與之姓呂氏奉化人世傳家始生時母以呂氏上世
止一子傳家否則必為浮屠道流不浴者三日嫂胡憐之自為乳哺
少嘗執事鄞象山二縣廷冀得微祿以養母々沒遂謝去入天台之
桐柏山崇道觀者道士益治經史皇慶間詣慶元報恩觀吳尊師受
祈風雨役使鬼神之法有王翁者築館象山之鬱溪蓋塢嶼孤絕處
先生禱雨而應王翁因留共處是為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
公為之記至正元年慶元旱五月己酉禱雨郡治雲起西北狀如天神
執杖官吏驚呼再拜頃之大雨臨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趙侯由松招
之主福順觀建大閣以奉四明洞天之神先生好義而質直端謹而

和易安貧守道不事華飾不趨勢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具食通禪觀之學沙門師恢大章噩無夢銘古鼎俱有倡和之作嘗與翰林侍講學士同郡袁公僧岫雲外坐松陰講老子或繪為圖吳公又為之贊其待鄉曲至厚喜必慶憂必弔博士袁士元有疾經歲不瘳先生冒寒暑履冰雪求醫請禱久而不怠他日來眎疾度河風浪忽作舟覆而溺先生徐起色不為變曰無使病者聞之為我驚也同舍生項誠之父客杭老而無依先生親往迎之愿終其身與處然既隱居無求于世至杭之吳山見古梅及藤蟠曲竒怪乃以為益友四年二月丙辰無病而卒先是郡人金諒有山在鄞東山之西亭預為先生營壽藏至是其徒奉冠劍瘞焉傾城往送雖軍卒小夫亦設祭道次受授

法者諒及錢津與諸交遊作天壇道院築哲言壇以藏其書曰老子講義 卷齋齋文集 卷先生所自著曰瀛海記言十有七卷皆一時名人為先生所著初吳尊師別有館在城東門人吳某毀之先生嘗受遺命于師力欲復之在勢者陰庇吳某不能直故其沒也猶以為憾云素弱冠始識先生信之龍虎山若神交者後四年偕徒步往見吳公于撫之華蓋山時吾郡處士孫君履常吳君仲谷相與登臨嘯詠意歡如也又十有八年素事適鄞而先生化去踰月矣嗚呼悲哉葛邏祿迺賢與其徒鄭守仁請書先生之遺事并藏焉

金谿縣梁安峽義度記

戊子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雙峙南城

諸水皆會于此上游有度曰馬頭度峽東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不恭慨然曰吾先生葬梁安山之中距度才二里于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度者息肩于此以永嘉浮屠普愿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重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予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

者願有司率急于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度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于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歛乃為書之以示來者

蓮華寶勝寺記

己丑

豫章僧志祐來遊京師以事狀告于臨川危素曰吾所居寺在南昌之境曰蓮華寶勝寺有田三百餘畝唐尚書右丞相贈司徒謚文獻張公祠堂在焉宋興間田之在官塘者為民姚氏所據主僧澄江力歸之至于今公牒具存澄江復環寺種竹積歲多至三萬餘箇入國

朝僧至寶作室四楹竹間榜曰蓮溪書院泰定初僧紹能將逝囑其徒曰吾沒後汝力于為善于是僧覺先作善法之堂至順初僧紹定與長者萬仁作石橋于寺西曰萬年之橋再紀至元之二年主僧宗慶與僧德寧以公庫餘財建三門西廡僧德淳作亭寺前曰鎖翠亭建外門曰碧蓮梵景明年覺先出財建海會堂及東廡又明年領住持事至正五年新佛殿真堂伽藍神祠洎諸素象庖厨庫庾與夫器物百須無所弗悉因請為之記志祐且曰諸師之相繼致力于寺事後人何可忘考張公之遺跡久而益著子其得無意乎按張丞相說最親重公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公進中書舍人會御史中丞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

說畏其擾數格沮之公謂說曰融新用事辨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至是融又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說亦不從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謀中傷說遂罷相公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公之在官豈嘗休于此耶惟公起自嶺海舉道侔伊呂科立人之朝直道正言身之進退係乎天下之治亂蓋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彼為浮圖氏學既已出世而離倫而能崇敬先賢嚴其祀事顧豈可與淺見薄識者論哉自澄江師而下皆宜表著其功以勸來者

安公隄記 己丑

至正八年簽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安侯以選為龍興路總管

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何連月不雨侯徧
禱郡祀已而淫雨不止禱而又應江水暴溢居民幾致漂溺禱諸水
神水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徑湖中春夏溺則人馬俱病溺者
不可勝數侯按視之喟然嘆曰修築吾職也欲命之屬吏則慮其並
緣以厲民乃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屬諸翠巖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
衆力為之曾未經時而隄成長若干丈當其要伐石為橋下疏水門
行者悅與衆合辭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余鄰郡之諸生脩官太
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文刻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僑以乘輿
濟人于溱洧孟軻氏訊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扛輿梁是已侯
之作是隄于是知為政矣 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敝而鰥寡

之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急于為治之意可知已願方
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之行省以憲府
可謂重且難矣以侯剔歷中外散望素著畀以千里之任侯亦夙夜
憂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
謙字仲益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己丑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瘞佛舍利其中貯以
水精餅金銀鐵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昇時軍師威烈公何洙乃作佛
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于兵燹
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修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定記

之已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為叢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熙十四年有僧來自天台咲嘻怒罵類狂易者人目為風和上一旦與僧智聰富民巨賈為之興修事具洪文敏公所為記宋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竭力造作人爭致財縣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廿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嚴學行淳備選為住持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修僧堂衆寮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頽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

黃仁歲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蛇口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于是食粗給矣仁復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為施而然燈之費無復屑求諸市人六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遡江至荊州玉泉景德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良材之于荆值巨筏蔽江而下因得檜柏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為屋五間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于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而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艸斃礮訖工使弘教至京師求予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三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其舍彼所

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上乘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真法身也又有謂三門耶子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清苦好修不自表襮觀斯言也為其徒者宜于此有所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己丑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業夙夜靡懈使先生用于當世推之功業固鑿而精實然隱約于閭巷終以老死天也非

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益益自尊虔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象春秋嚴祀不遠數十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曆至順間數拜先生于家所以啟迪訓誘無所不用其情瞻其風采如孤峯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修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莫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畜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象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方增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為之記刻諸壁間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七年爰置學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階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廳以楊勛為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廳為司直司設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為之都事一員王恭政為之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司直司為經歷司設經歷一員以田澍為之都事一員王璧為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叅贊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鬼名公買訥謀于僚友刻石載名昭示永久屬經歷闕汪古君禿堅帖木兒以勲臣家子選為都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于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屬素為述之素竊稽前代七言之官纂修之職皆號為清華之地國朝合而為之勢嚴而事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稀簡獄訟不聞一旬之

間亦三至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 仁宗皇帝蓋常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是官者其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儒英閣記 己丑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制謚獻肅柴公之六世孫季承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書因其姍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袁正肅公銘公之墓有田維是獻肅卓哉儒英則請以儒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承之意俾記其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枋國誣害正人以濂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

奮筆曰自幼習讀程伊川書以取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于後遷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兼帥漕事提點浙西刑獄刺舉克當其在經筵所以陳說者皆崇正黜衰磊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唱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所以為儒英者欤然其時君惑于讒衰使公用不盡其才儒英之效未著于天下非可惜哉素昔承認纂修宋史嘗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大節足以震耀于後世而無恨焉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承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繼世而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于越不三宿可至他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

季承賦之

蘭溪橋記

己丑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其地曰蘭溪昔產馬蘭俗又稱馬蘭橋馬蘭者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廢橫木為略杓車馬必亂流而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焉春夏之際溪水橫溢則往來阻阨弗得進溪上有毛氏蓋自宋南渡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弟由南城之龍蔭里實遷于此今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皆無絕孤處一室至正四年水旱疾疫並作翁病且革往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家塾以尊祖敬宗為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居鬻于龍虎山曾君日省

曾君更治室宇扁曰蘭溪寓所命其徒閩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坟墓皆在金谿歲時還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同里羅君義方請曰毛氏群從常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乎哉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錢唐州民匠提領毛君一夔督治之于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于宗族鄰里聞者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幾歲而役夫告成無復病涉翼至京師語予曰願有記惟斯橋距余家為甚邇余之少歲數過焉屢嘆夫民之未有餘力以及于此曾君學老氏者年在耄耋是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公而無私者歎是宜記之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將壞而修之庶幾曾君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于無窮豈非盛哉曾君字省

吾毛翁字君寔一夔字君克翼字遇順高君字元適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六年也九年四月甲子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己丑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群峯叢映歛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馮陵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磻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面其前則攢巒複嶸蟬聯星錯矗屹嶷屹更相朝捧其將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環以群山而峯之得名三十有二一峯曰石蜃能吐納雲氣以占雨暘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曰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韓公元吉

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于朝更曰顯親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于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事載傳鐙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菴光雲菴慶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庵聰雪峯螺菴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為茲山重也國朝廷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凡未備者德學師俱致其力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復燬于火衆皆號泣道元容色弗變徐慰之曰此殆天數豈不聞成住壞空世間相也吾緣未盡當力復之何憂之有既而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以次興復雄麗倍于他日矣于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為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墉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田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貲者相與相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足以致其徒坦心施心而來趨焉則繼傳鐙而見于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懷德書院記

少昊氏之四世陶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其後封于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公殊為臯陶墓在馬州治之東古有臯陶祠地才一畝後隣犴獄湫隘弗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清伯嘉納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博求其基于民

間屬軍千戶將建公署于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西廿餘丈南地倍之而多十餘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義者皆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各四楹繚以周墻經始于是年 月 明年 月 落成廼以書來京屬為之記素聞儒先之言曰唐虞之世道在臯陶嘗思之而莫究其旨蓋當此之時在廷之臣德之相似者伯禹及臯陶耳伯禹之勞績著于臯陶臯陶之知見則密于伯禹之功焉天下所共知臯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不知也禹即位之二年臯陶薨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斯言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臨天下而黎民固已懷其德矣是邦自臯陶分封之

後至于今三千六百餘年始尊祀表章于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按臯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之道至于知人安民之論又必本于兢業信所謂朕言惠可底行比來學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蠲興用于邦國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納君于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以選來官于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之

王左山房記

己丑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所居距樂平東三十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芳劉氏由大梁來遷者十有 世矣自流芳北

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蛇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田四山周環如張幕巒名曰尚忠又並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塢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又有支山拱揖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任南還謀樹屋三楹于小山之麓覆以白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左之才而世不用者悉畜于壁而詳書其出處始終于上屋前鑿小池種蓮中置石刻周元公愛蓮說小山上襍植松檜異石兩旁之山有竹木桃梅之屬有良田可執杭徐清溪湛然垂筇箸為宜天氣清朗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予記其所為山房按樂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于此在衆山中最為雄

秀蓋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識高超豈他人所能及哉乃若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者其可不思也夫其畜于壁者其才能足輔其君成文武之業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于當日或陪湛于下僚或老死于草野斯世斯民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勝嘆哉然而仕久速各惟其時者其惟孔子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蹈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雲林圖記

庚寅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由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至樵嶺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仙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

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過太和山小和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錐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內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厓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磴有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閱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麥曰汝可謂誠篤

問其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麥然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判曰蔡龍僧其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掃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府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太原僧舍猶應邵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涂也又常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

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予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麓至元十一年先
大父白鹿府君由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窓
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画浮于天宇與此甚
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
卷以三代所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府君遺
戒不設奕具耳蜀郡簡君大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謂作雲林圖道
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為之圖張彥輔真人奉勅寫欽
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為
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于是有散之画無散之詩悉萃于几席
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為余別號則非余志也

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
末世之教也况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皆
號雲林子余于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乎間以圖求詩于秘書
丞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來能即其地子盍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
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
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令式中歲之後
亦許致仕予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
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
樂也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升為州初廟之成僅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邊侯來守是州舍奠于先聖先師退而褻田中庭睹從祀之無所乃謀于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于趨事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于壁間如令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正陳士元與州之士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于素惟鄉也疆場彼此之時宜興號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通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于斯時然歲周甲子而廊廡未成從祀猶闕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願乃泣政濶踈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于

仰承國家垂情斯文之旨汲亡焉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于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思誠字明善

無量壽庵記

庚寅

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庵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文正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至孝至元七年大兵驅至開平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因禮僧性道者為師絕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冀與母遇始自五年正月元日亡誦妙法蓮華經至初八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食周月竟九月朔亦如之行住坐卧叫佛一教恍然如見其母恒以清旦誦四聖真詮臨暮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拜乃寐十有一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草菴滿禪師于慶壽寺滿號之曰

居士時宋已內附疆宇混一私喜可見其毋亟馳書候之則知北來之明年毋已沒矣居士擗踊號慟若不能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百餘人建白蓮社廿有一年出已貲七百貫買地十畝于太廟之西作無量壽庵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禾廿有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戒其言曰諸佛菩薩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修越七日晡時吾當去至是日已郊沐浴更衣書頌畢隱几而坐俄有白雲從西南下垂庵中廣數丈如飛橋微雨灑道門人舉佛號五聲竟作禮跣跌而逝口吐異香弥月不散塋諸太史莊之阡子覺興善繼其志皇慶二年遇災庵盡燬覺興哀金于好施者復謀營建未幾規制悉還其舊覺興又沒其徒魏守溪請于鄰之大長者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兒公曰昔先師之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守成之責也公以命史官危素按宋通判贛州事尹應元所撰行道碑而知居士之慕其親若此其至及世祖皇帝誕降之辰用其法祈天永命故其庵名之曰無量壽充其事親與君之心可為孝子為忠臣是宜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此庵匪獨求夫福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庚寅

昔余好遊觀名山往來廣信之境由龍虎山東行二十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挿入天際意其下必有遯世之士棲息其間不然宜為珍館以居仙者乃至正二年上清宮周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

槎里者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極之堂東為丹室
西為臨清之軒左廡為神祠右為賓位石室之下積水為池大旱不
竭曰還原池總名曰雲臺東麓初君以儒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
院陳尊師其學老莊之道而果于違世而絕物矣昔楚大夫悲世俗
之迫隘思輕舉而遠遊慨然有志于方外之學然其術甚微其言甚
秘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林可謂心跡俱超而身名無累人間
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舉不能入其中矣是故古
之為其學者其跡多在于荒崖絕谷人迹罕至之所信乎雲臺之勝
唯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机辨過人善治煩劇而解紛挫銳築斯
館也將以佚其老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尊師既沒而君主之至

正九年災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敬其所承傳者果若是其重也君
之門人徐廷傑余同郡人屬予為之記

翊正司題名記

庚寅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備諸官署皆刻碑題名以為故寔翊正司令
丞與王幕之賓稽諸案牘亦礮石列書之屬史官危素為之記按
成宗皇帝即位之始以潛邸怯怙口民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
路民匠打捕鷹房納絲總管府鑄銀為印章秩三品其屬提舉司二
一曰人匠以董工執一曰納祿以治賦役大德元年有旨以所降歸
德楚通等三百五十戶置歸德亳州等處官民提領隸焉延祐六年
勅更名曰翊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后往亡親視工

事賜勞官曹有差故鹿頂龍床輿輦金眷行殿猶存于局其任不為不重矣于是重其任必揀其官僚昔者由斯而進用于政府臺察者往亡有之修其廉隅克勤厥職人臣之義也官于翊正者其任之重如此可不慎哉可不勗哉

吏部主事題名記 庚寅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額今十年而石已盈于是脫火赤君彥清楊君伯敬齊君中允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事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為掌也

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吏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于吏部明天下威福之枋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積之署必自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倖進之訛下無淹才之嘆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欵可不敬欵

龍山堂記 庚寅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予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諗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于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

龍居之歲早禱之輒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曆中事黑山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遼親登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侔。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珪字蚤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酒臨眺，彈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全亭于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授徒者數年。他日試執燕南薦名春官，對策大廷皆冠多士。益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

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數千年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寔邇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眾人，抑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覽觀龍山之勝，裴回斯堂，慨然思府君之德于百氏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文始道院記 庚寅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書其間，與了然子居相迹及留京師，聞了然子已棄家為老莊氏之學，宿留于東方出滄海之上。會稽之人往見之，余以戀祿于朝不遑裹糧以求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悵然久之。客曰：子之于了然子殆區中之緣而情好之牽。

爾曾不滿了然子之一哂蓋了然子善推明其師之說其與弟子言有曰太虛無所聞玄妙無所為杳冥無邊際生育無定期是道也天地因此啓日月由此明萬化從此生宓犧得之而畫八卦軒轅得之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玄又曰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在此不可謂之非此不可謂之非彼不可謂之在內不可謂之在外混然融然貫通而無間者也余于是嘆曰了然子之所造至于是乎其學者趙守真與其弟守玄請余記其居文始道院其狀曰吾之先于宋有屬籍家于海鹽州之安仁橋大父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所卜也

吾父諱時亨遭宗國顛覆乃著道士服舍宅為崇真庵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主至正五年吾兄弟聞了然子棲于越上遂延禮以居之幸了然子之不吾棄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庵故有土田悉以供道院之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其成道院之規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家所以紹承先志無敢或怠嗚呼世之人梏于血氣之私囿乎氣數之末孰知夫道之廣大而窺其全體然則了然子之言粲然而易見洞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院而并書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庚寅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公

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來之
邵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受寧遠軍節度副使惠
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于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二年三月復遷合
江樓三年四月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峰在歸善縣
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于
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即位乃
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初度窹謝達函惠州民廬
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烹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
重建祠宇丞相留公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
年趙公汝馭改創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鄰

堂思無邪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守郡寔公之里人增
剏來問亭墨池丹竈蔬畦藥圃及睡美軒斜川佳處江山千里各有
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年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
處恭稍第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君克恭乃拓而大之
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
公首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圯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至惠敬謁
詞下顧瞻襄回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驢公治郡政成上下孚信曰是
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燕居殿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
末祇京師屬素述之惟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
而毅名震耀海宇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上有仁宗

為之君下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時居顯榮者汲亡焉以薦賢報國為先務所以矜嗟獎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修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拔茅彙征之時歟一旦儉人用事策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織羅誣蔑爭欲致公于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于讒口而反覆切責之也然公于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文章嘗舉柳七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慈丘也歟則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巫語以招公之魂要皆出于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觀驢公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驢

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石鹿書院記

庚寅

至正六年番陽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于所居之近翦薙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衍環以群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巔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旁倚呀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峰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亭

又西大石圓頂方跌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回者曰生雲突然
垓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于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
間中祀孔子別為山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
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暎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
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顧易也因其媼友臨川孔君英來京
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
雖散處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于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
之願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遊衍于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
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諭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化行于
一鄉遠而達于一國人心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

瑞斯為之兆欵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辛卯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再舉于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
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于宋末
因仍簡陋地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與學政務章鄭
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華赤高昌侯伯不華至首帥僚屬
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 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
官于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己任公退即
詣學宮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甃黝堊丹漆及聖師象
貌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廩入才百有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

民故民爭歡趨之以成其事惟州之山川險塞其人往也尚氣節貴
廉耻道之以義則易于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願為治者多以遐遠
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于罪罟而莫之恤今州之
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賢哉抑是
邦之前修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孫公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興
宗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
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論風旨存乎方策者則有未盡消磨其模
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諸生之遊于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
于鄉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墻而入于官可不勉諸素固
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于是乎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辛卯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
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
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于侯
曰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
曰吾之責也乃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經營之
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
學明教為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予為之記
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
幾廿年朱氏以純茂篤寔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群凶

枋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于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尔

賑卹樂戶記

辛卯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 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從諸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

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宮縣二舞工人未備請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取京師旁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出脫忽思不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皆貧命承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千貫丞相桑葛枋國乃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可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大保月亦察而大司徒兀都帶兩公請賑其乏 詔賜御史臺贓罰錢八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有事于太廟禮樂戶懇于 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帛各一

東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又賜幣
三束鈔五貫延祐七年 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絲四百
四十五斤仍命中書與之糧食至正三年 今上皇帝享 帝南
郊丞相脫公請于 上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年春丞相
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下顏帖木而復以為言
得戶賜鈔三百五十貫 于是協律郎邢敬忠丞規以
余庀職史官請書其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遑為也會遷大常博士
乃考諸故記并叙 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于禮樂錫賚優渥而恩
澤深醲若乃明律呂之原通制作之義其功至于舞百獸而來儀鳳
固臣下之職也

趙氏家法記

辛卯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曰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卿昆弟素相友
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滿代還以疾卒于家
紹先哭其弟絕而復蘇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歸才三年至是年廿
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于天地曰
弟之亡命也願保此孤兒幸不絕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
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于劉亡流涕固辭曰某年幼于事未通曉嫂
氏為家長某當任其勞可也于是事無鉅細一亡咨決于徐姊似織
紝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冠猶從外傳卿先生名之
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廕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顧食

指衆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于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于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嬭求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氏寡姊至元七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沒于外家遣童兒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于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之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于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

溫同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于禽獸鬼域天典民彝壞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萬里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_仁天子在上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于此者哉乃著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于斯文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辛卯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画像寄余于京師余肅容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嘆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于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強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容少至孝紹熙間伏闕

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
捕薦授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來陽安
仁縣二有教治攸縣冤獄多所平反累贈大中大夫六世祖諱逢辰
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濠州司戶叅軍辟淮西轉運
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轉從仕郎權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
辦公事轉承直郎論邊事尤剴切辟浙西制置司準備差遣轉奉議
郎權提領封樁所幹辦公事通判通州提督天賜鹽場改知黃州黃
岡縣權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監行在都奏院出為淮東制置使
司叅議官轉承議郎知高郵軍兼淮東提點刑獄遷大理寺簿權知
寧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朝奉大夫改湖北轉運判官兼安撫

制置司叅議權知鄂州轉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鄂州兼湖北路轉運
判官升直寶謨閣計度轉運副使兼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大夫
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依舊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進
直華文閣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轉中奉大夫戶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文字兼
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特授中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依舊直華
文閣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
知吉州秘書郎歐陽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字以寬和鎮壓
以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字仲和貢
于江西轉運使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

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機宜文字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于江西循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元永字正之兩貢于江西轉運司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南雄路總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諱泰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南人任風紀最有教者父名憲孫字以恬于進取蚤納其祿武昌路總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呼宋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漸盡何可勝數蕭氏

之子孫祿仕者猶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之所施于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撥其大要而為是記

陳氏尚德堂記

辛卯

瀏陽陳君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頤孫舉進士授邵陽丞將歸榮其親則過余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大學循序而進講明修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文辭以釣教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儀著為成書毋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婦女

居內童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已子嬭定省毋
闕廢臨事紕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
取婦毋苟利其貲產家事三年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
妄行男子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
子婦績麻十有二斤取紡纆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
綾緯者六十有一疋予一疋女子三十有一疋予一疋能增置產業
及桑茶竹木必紀于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昏酬酢私親
餽遺一取諸公庫定為品節毋過于奢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庫
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
本其在于斯乎嗟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

唯力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嬴秦之強虎視六合而威震諸
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况一家乎是以知力之不足
恃蓋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之吾所固有而非自外至亦何為而不
尚之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匕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
遠其為子若孫者夙興夜寐毋喪厥德則其興也將繇匕而未艾九
江之宗家不獨專美于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壬辰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其家之樓曰世
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徧舊有樓三間乃上世講學
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獻

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匿膏油夜
誦或向月明每聞般若寺曉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
于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君還
自燕薊乃畚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延師以教子姓
間出遊而歸凭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
思無以繼緒世業願為之記俾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
事變而嘗為之慨焉以嘆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
矣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
多至于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十有一世
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怡可之昆弟况有子有孫自是以徃復不知其

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吾徒于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
昔者孔子于夏殷之禮以為祀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之湮沒則
考據無其書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祀宋之
有國而猶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書之
緒于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徵于吾言怡可是
通理

揚州正勝寺記

壬辰

有為浮圖氏學者唐廣明二年建寺于揚州郡城左北廂南進賢坊
賜額為興教禪寺五代燬于兵宋建隆二年僧德欽乃重修剏大中
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勝尋復湮廢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

苦行務興其教有董評事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大隱菴在北進
賢坊之念佛菴基廣五畝百六十步如祖僧加營葺廣其殿堂以安
徒眾淳熙十四年請于州移正勝以為今額如祖示寂楚州淨慧院
僧師謙號普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十有七人善妙
善億善倚善德善相繼住持景定二年夏寺復燬善德持鉢化金建
立殿宇郡人謝都機者施財為塑佛像作藏室以貯經揚既歸職方
江淮諸路設釋教總攝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徒宗祐
領寺事加號崇理昌化大師判教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久之棟楹
梁楠腐黑椽折延祐元年宗祐乃撤而新之益加宏壯其徒了忠裴
飾靈山九士諸天像又建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楹作方丈以為燕

休之所至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藏殿庫小復謀崇廣于是殿
堂門廡包涵庫庾始獲且完繚以周垣繪以丹碧大修前觀先是如
祖乞米飯僧造咸淳間善德始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
七百餘步于城北以藏道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了靖所構也
厥後宗祐了榮道元了恭了真了泰先後增土田若干頃時則有若
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力以相其成者道通道照行進道
濟道成道秀云至正十二年道秀領常住事謂創寺訖今幾四百年
其興廢之故久而無所考證因屬僧行海撰次事狀京師安靜寺住
持僧行璽請余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國而尊崇護衛莫盛乎本
朝揚為南北之要衝穹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財之

淵藪其成此固不可以為甚難然猶經營數十年而後大完以是推之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成之艱則不至于壞雖壞必至于復興吾于正勝觀之矣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儒先生講道于家春秋丁日及月朔望懸先聖画像行釋奠釋菜禮其先君子思其藝也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包廡莫不具完為屋于杏壇之以祠鄉先賢訪其遺像悉畜于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緯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

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正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于獲鹿其女子子又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健之游于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慶師文翔抵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嘆曰中州自金原氏兵革糜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于本朝雖沐浴教聖之澤而生氣猶有未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何其韙哉維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生于社健其習于礼者欵按中書不幸生干戈之際然猶篤好史學憂唐之事荒忽無考乃著唐年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春秋進講疏林禹年月傳會易筭之失皆有功于名教蔡元兩公之與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

利澤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公者固已刻諸琬琰而盛傳于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遊來歌于此瞻昔賢于一堂懷英風于千古其亦有所感發者乎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毋自盡焉可也

揚州普門禪菴記

壬辰

揚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塑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像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于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于江都縣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于山輦石

于淵損金于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禿古思寔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為恒產乞食以給衆揚為南北都會其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菴待之未嘗厭倦又制為規訓戒厲將來令甲乙以次相傳于後年七十有五而終用其法茶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于蒙山異禪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願清普賢妙道智慧圓明真宗可紹志如所度之弟子曰常貴正順和成堅用應壽仙真因定惠戒觀實正林信妙善滿行住了心恭俊清福賢皆冠以行字從其師之命也至正十二年行戒領菴事乃營具造歲月師弟子傳序因京師安靜寺行壘求為之記余聞異禪師振其道于江左當時學者多歸向之蓋其所造詣甚深非紛々假託欺誑以從

事乎口耳者也故志如之建此菴豈苟焉安逸于旦暮之頃是以迨
今恪遵律度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堅定而不遷汨撓而不
變是在夫遊其門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志哉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癸巳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魁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寔記之
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華赤馬合麻君增
素顏魯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
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屈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于
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
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升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

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年
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
祭禮不宜有異當升魯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
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
東坐西向于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魯為述聖公思為
宗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合麻
君作邑于聖賢之邦欽承 上意克修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
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
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迩其境朝廷憂其供給
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會靡有凝滯將

士歡悅及徐平撫安疲吐飛萬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
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為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藏祀致齋之
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備惘然久之首出俸
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
工告畢工德容睟溫觀者肅敬蓋啟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
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
祕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于方策非四公之
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于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金谿黃氏墓記

乙未

金谿黃昂告其同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江淮間居

光州固始者出于漢豫州牧婉孫固至唐監察御史滔之孫峻避亂
徙閩峻孫光仕王氏官諫議大夫分其子散居他郡今邵武南城臨
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之有居板橋
水南曹洲紅門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于閩祚生述七生漢
淳漢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于鄉上
名春官行至安仁沒焉其子裳年十有一聞喪號泣扶柩族人憐之
提攜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母熊氏亦死外家取塋焉稍長
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其志舍于家妻之以女生子曰有慶
久之挈妻子還鄉田廬為他人所有卒塋板橋其配塋湖洲有慶築
室毋墓在躬耕給食秋冬則輦塩于家貿易米粟來年夏輒平價予

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恒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當習而祖業可也卒葬洪厚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弟兄居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論說終日自幼至耄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葬蘇原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洲配丘氏葬夏阮朝美端憲似不能言書從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行歸州守雷默參族人聞之曰此兒他日必為君子以女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黃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于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坐而逝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厚朝哲嘗避亂負其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亡不忍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艘乃囊其私財就役不以

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氏取已資裝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卒葬蘇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茹按法斬之眾驚曰黃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元老敬老回老卒葬湖洲配張氏葬夏阮四世墳墓皆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徙南城南城鄉翁原亦和易歲一還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亦如此生允學允定允恂卒葬所居傍配李氏塋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昇旆老先生觀生敬老無後回老生順生 允學生麒麟允定生驥允恂生滌淵昔從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餘

已莫詳所塋由諱裳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生死年月復有遺忘者矣宗族逃散念亡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二遺善子能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得之人子其毋讓素之大父曰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尋結交歲行兩紀觀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以掌塋墓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尋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南豐曾氏祠堂記

乙未

宋之盛時曾氏顯于南豐有浮菴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他郡因定居焉至于國朝祀亦圯壞不治沂國公諱仁旺九世

孫知南安軍冲子家于金谿有薦于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而歸間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堂于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修壞補敝棟宇采章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黃君昇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熟聞曾氏故事况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氏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始歸焉素嘗數過南原之祠瞻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至于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先生貞定韓公維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藻南唐江文忠公我朝野江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其光燁如則為之反復

加嘆者久之然則魯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南豐今雖為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工鉅儒名臣正士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于隣國顧郡縣之吏與夫鄉之學者有不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其祀事其賢于人可知已歟今寇攘兵燹之後蓋亦購求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他日乞身于朝歸與俊彥之士沉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者文昭嘗作譜序不載曲阜中書以遺熙使並刻諸

兵部續題名記

乙未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以紀官僚

姓名于茲乙紀矣而書諸石已滿尚書高昌歪頭公謀諸僚寮賓幕各出稟祿更買石以刻之以余嘗承乏員外郎去官未久宜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往往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覲面者向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敢望其修子孫後世通家之好哉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闕諸且本朝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當急者秉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涂晝夜不息藹粟踊貴而蘆戶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以貽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與嘗慨然于斯由是知六曹設官所以綱維庶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曠廢天職

其故有不可勝言者故予為之紀而并及之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縣三臺鄉作額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倫堂諸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號也蓋三臺皆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至剛與先生友善間往造焉輒旬月之留至剛之子泰及劉英李蒙王果李真從先生遊英早歲為吏一旦幡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短之甚嚴終則與之最厚至是首倡祀事何平章瞻留守不荅實里各發金幣裨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功也至元五年縣達魯華赤不華裊山長王朝佐始構兩廡

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未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傳焉者非闕典歟至正十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然以是為己任謀于縣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画泰等四人像以侑食郡達魯華赤鎖任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達魯華赤海壽取碑材于西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來助他日公使吏來屬素為之記嗚呼去古既遠世之風俗賴以不墜者不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亡大河之北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罄南山之竹極其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于斯讀先生之遺書于是窺其門戶望其宮墻入其突與力追先生之遺躅于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然則英也不獨服勤

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于後來之後彥豈補小補之哉願今用兵河南共億無執守令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先務其牽聯得書者以此

臨川危氏家譜序 乙丑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繇諱怍而下七世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由諱忱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別改為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後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概昔閩之宗有字福可者諱知常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序之當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

其志而未脩素在童子時請予大父願其刻而藏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桶序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于是所謂三十六支者始得校訂其偽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是宋淳化以來以明經述文擢科第仕于朝于郡縣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可悲也已嗟乎微而大亡而微賤貧貴富之一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至于浚詩書之澤樹忠孝之節惡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哉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則吾廷之自勛其能以已耶謹志于首將以戒我後之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平徭六策序

癸酉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徭六策彙錄之藏于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子得其書十有四年矣而徭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斂人貲貨以至芳廊廟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耶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務謂之俊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道已矣其負能尚氣概渙然奇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除外患起立殊功夫豈難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其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從予求是書襲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而歸之惜予文不足以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楊氏族譜序

甲戌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川縣長寧鄉之小邾里其六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即潭州節推揆嘗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之十世孫曰應泰曰三杰曰和也

書之者十一世孫敏也應泰又請于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為詳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子讀宋侍講學士無為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滎陽房其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者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于延年學于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于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元公顯于四明學于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而弗講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焉可誣也為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學耶于此知其求

端用力之方而自得焉則將光明赫奕不止于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直楊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尚友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予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為之書

送琴師張弘道序

甲戌

樂何為而作也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宣天地之和而已先王之澤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平其情所謂天地之和者往往變為乖泯無可得而宣焉是以其器雖存其殼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獻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倚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為絲屬可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少師楊績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淞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

為江譜故泐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繁溯而上之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為予言臨川玄妙觀道士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為贈予將有所質于弘道今天合木以為器綸絲以為弦其散萬變千化焉且散之出也果于木乎于絲乎于木耶無絲不鳴于絲耶匪木無散是何與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者無論已後世蓋有精于此者亦能使帷裂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卿雲出甘露降醴泉湧若此者又何與是必有道矣弘道亦常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送曾若靜從軍廣西序

乙亥

元統二年夏汝寧章侯以處州路萬戶鎮撫州出征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先還撫南豐曾君靜告于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所習于先生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猺獠崛強未息請從君侯行侯曰諾于是與其素所交者別其友危素為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于古也豈欲浮湛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可也今曾君有其時矣予嘗識章侯蓋精敏謙和疏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言亡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旅具糗糧以事夫斬馘俘鹵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至重也彼區亡之猺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彌年而不解傷夷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耕者不安

于田里商賈不安于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之善蓋相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欲苗孳而獸獮之其間豈無脅從誣枉而不能自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有可哀者矣為有司者蓋亦自思其撫馴之果盡其道與漸摩之果盡其術與抑未盡欵計其民生長谿峒之間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震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克國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王之書而知此誠得馬一匹從以教老兵將元帥之命播告朝廷德意諭以禍福使之知耻而自新則長鎗大劍可以示弗復用矣于是刻石以揚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群執

事之功則曹君又能琢雕文章侈大而張皇之頌不躓欵頌不躓欵若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為曾君言也

送史縣尹詩序

丙子

君子之于小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于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可為勢不可為而強為之時之不遇而強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于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猶甚焉無論其他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須咸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史苟非常學問者莫不頤指氣使之至于郡之皂隸亦平視或反相

訕侮送迎餽日無虛于斯時也欲少徇其誅求而苟免于譴責往
往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喪其節而墮其名者相望也君子
深憂之吾是以為難也或曰此一縣耳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洛
陽宋之開封彼其貴家大族相陵蹙事又煩劇則將不為乎吾以為
不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勢重則
號令之發若霆厲而颺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為縣則大不然
上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強者得以把握之甘心于汙穢枉已
而從人者可幸無事若稍鼓其才智褻其椽行毀辱不還踵而至矣
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于明詰保身之道
亦靡不盡焉烏乎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遼絕哉若真定史

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于人家種田于沔陽
收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歸老崇仁亟稱君以為今之
廉吏也世豈易得哉及調臨川猶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者
吾不敢不勉為之若其勢有不可為者詎可易而為之哉是以終三
年而上無所迫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留作歌詩
以送焉予間察司有薦侯任風紀者丞民之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
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為君歌之矣

送陳子嘉序

戊寅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與吏也自有儒
與吏之分為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于小物故常近乎迂為吏者深

拘文法而不求其大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相詬病若枘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雲而起者衆多矣然皆布列乎朝廷以謀大事發大議至于郡縣往亡荷檀被橈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焉彼胥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揚以南此輩嘗賤且阨于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飢鷹之掣韉其勢不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權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龍耳聵鈴制其官長使聖君賢相子惠元亡之意不得播其下而疲瘵殘疾鰥寡孤獨有不勝其用可哀也夫故廷

臣之有識者取學校諸生參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感可謂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崖岸時與儒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人顧不韙欤其不然則反為儒者不能巧牢籠而上誦事乃擇其貪黠者黨詐張肆其吞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之學足以治其國家天下屈而居下嘗自悼矣不得于上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回隱忍以自恚哉甚者反舍其所學而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其實非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也以禮下之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群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舉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

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
得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者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積
學而有才色溫而氣和故歷道其所聞以送之使下以礼吾望于六
安之大夫焉事上以忠吾望于陳君焉請書以為序

釋洙翠屏文集序

戊寅

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與生俱生假使鐵輪旋頂
而此不可磨滅為之廢書而嘆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豈不信夫論者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
小人用事若福王趙忠定公以宗室為賢相擯死湖南一時大賢君
子相繼去國而吾朱子楚詞集注之作蓋為此而深致意焉千萬世

之下聞其事讀其書者感慨係之矣而王之鄉人番易僧景洙後百
餘年好表其事不一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彝好德之善昭明
不昧其能然耶使洙師生于當時必能上疏正言如四明楊文元公
投劾去官如番易柴獻肅公豈不增夫綱常之重而公論不至若是
其掩晦矣雖然傳有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于既死則韓侂胄張
釜之迂死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豈不局促愧慰于地下乎吁為人
臣者亦可監哉泰定三年洙師示寂又十年其迂伯玄掌書記于大
龍翔集慶寺予來遊海上過金陵暇日出洙師文集而觀之而嘆其
于世道有補焉玄之言曰洙師姓江氏早孤有賢母蠶績以資其從
師聞里有善記盧仝月蝕詩者亦具礼幣使往學焉其篤教類若此

故師亦刻厲精勤六十餘年不廢書史是以該洽深實而尤邃于易
玄將粹師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傳之其志殆薄俗所罕
見故予為序云

張文忠公年譜序

己卯

故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公張公年譜一卷素所譔次叙曰古之君子其
出處進退豈苟然哉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必憂人之憂其志在于天下
國家而措心積慮不止乎其一身而已如此然後有以建立于當日
垂休于無窮焉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斯孔子所謂鄙夫夫苟
得鄙夫而用之則君人者獨何賴哉自昔以來居高明耽寵祿之人

滅礪湮沒不可勝數惟忠君愛國有德有功者能自見于一時雖更千
萬世之下其生氣凜然足以使夫頑夫廉懦夫立不與死俱亡也傳
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豈不信然與公諱養浩字希孟沂南人年少
從石師力學遊京師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竒其才辟為掾
曹由是歷踐華要為堂邑時有惠政在民拜監察御史力詆權臣參
議中書諫作鐙山君相方將用之公以親老辭歸田里以吏部尚書
召不起居喪有詔起復又不起泰定間屢召皆不起 文宗即位除
翰林侍講學士尋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公乃幡然曰西土旱災久
矣其民苦飢饉吾寧忍不為之起乎散其貲財即日就道凡所以為
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竟以憂勞薨于位海內惜之嗚呼觀公之

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公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刊于龍興學官經筵檢討魯郡樂公旭復掇集中之文關於治教大體者為若干卷別刻之以傳素在草澤聞公行義既久至京師又從公之子祕書郎引盡取所藏名卿大夫士紀述交際之文及公行事履歷通載為此書周雅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下後世有志于自任者尚有所考觀焉故并為之序

武伯威詩集序

己卯

詩之作夫焉有格律之可言發乎情正乎禮義而已王澤久熄世教日卑于是代變新聲益趨于浮靡何能有以興起人之善心懲創人

之逸志也哉故共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余讀邵子自序其擊壤集深有感于斯言也蓋嘗欲倣其體而為之又退而思邵子之為邵子其始學也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將以去己之滓久而玩心于高明知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至于安且成必造乎此而后邵子可幾也區區模擬其文字語言之末則豈希聖希賢之道乎及問學四方來京師聞武君伯威甫閉戶却掃授徒于家翛然深坐不接世事他日其門人山東牟謙持伯威甫詩二編來請序余反覆讀之其詞肫肫篤實廓廓高明志學于邵子者也嗚呼斯道之將墜于地也久矣諸子之言千蹊百轍摠之不離詞章訓詁異端三者波流茅靡出彼入此所謂思誠慎獨集義為仁之訓能真知

寔踐于此者蓋鮮矣伯威甫有志于其遠者大者豈不傑然拔去流俗哉則其為詩固非雕琢章句流連光景者之比余故喜而序之伯威甫宣德人大德間以神童貢于朝有旨學于成均歷翰林中瑞司典簿丁內艱服除授汾西縣尹遂不復仕夫仕不仕不足以論吾伯威甫余所喜者喜邵之志不孤也

趙鈐轄傳序

太廟都監閻堽謁素而告曰堽之父故趙姓而繼閻氏既而世父又學浮圖法吾父憂之乃以吾兄為之後然後吾父安焉此書者趙氏七世祖府君家傳願為之叙按府君諱伯深字逢原秦國康惠王德芳六世孫也府君之父子徇以德州兵馬都監戍棣州尋

左遷監無為軍稅府君奉其母張歸汝值金人陷京師府君遂失母獨與乳母走吉州居焉建炎二年府君之父起為虔州兵馬都監而父子始相值紹興八年府君舉進士監吉州安福縣稅後十年父以建昌軍兵馬都監終府君益念母日飯道士覲為尋訪二十一年會曾慥安撫四州辟府君幕下行次棧道前行者奔還言有虎當道乃止逆旅一道士自西來告府君曰而母為瀘州曹鈐轄婦生二子而曹死因忽不見問後至者則曰寔未嘗見虎府君白慥白治檄至瀘訪得之遂迎以歸又後十有八年而終賦詩美之者由慥以來至于今二十有三人題而識之者由丞相周必大以來至于今十有八人府君之傳則淳祐間通判某州事潘忠恕所撰也嗚呼當宋二帝北行

之日宗屬妃嬪罹禍者三千餘人他王侯以至庶民遭俘虜者不可勝數高宗播遷僅保微緒于東南亂亡之後能若府君之母子相失而復得百不一見也非誠孝之心上通于天詎能然耶素讀中興以來宗室列傳不著府君之事則史氏不能無失矣先是其宗士瞰嘗錄群從之言曰玉牒勝談多文采風致之事使其及見府君之行而書之則于天典民彝豈不有所係乎哉府君之沒書七言四句詩若安于生死者其有得于修鍊之術者與慥通于神仙說所著書往往而在府君之傳其自慥與當是時程氏之門人流離死徙使府君及與之見其不能一變至于孔孟之道吾不信也我師之取宋大戦厓山秦王之後孟者赴海死其子由儕感奮力學善事其母今居

南豐素將錄府君之傳以寄之并為之序云

借書錄序

壬午

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句見故物記方髻亂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姍族應接賓友其羸悉以市書妻子教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擔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顓肯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教請而弗拒故于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電之象于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姦詭之迹于地也山川郡國城廓冢墓草木

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于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于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于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顧素之朴愚固陋而窺萬一于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獨之_口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則諸君子惠利于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併附其家世名出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

太平十策序

壬午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廣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彞通資格以

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正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叅議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若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于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粲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于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稿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迹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于先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褻回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予家雖隣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放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于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夔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早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名山至于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

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國人隱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鄉者侍臣有進其昼于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画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画人所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画以自娛玩欲得其昼而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于朝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于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授老之計其古之交誼然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携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候我于仙岩之上游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夏小正經傳攷序 甲申

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詩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于泯滅况于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于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章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証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叅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于傳文之下脫衍者列叙于後即其采摭之詳訓詁之密非篤于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章得是書于君子塾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于篇端

君臣政要序 乙酉

至正元年九月 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召翰林學士承旨臣夔七學士臣朵尒直班宗文少監老七傳勅翰林侍讀學士臣鎖南直學士臣扶實崇文大監臣別里不花少監臣老七宣文閣鑑書函博士臣王沂授經郎臣不答實理臣周伯琦等譯而成書又勅宣徽供其稟稍越三月書成又勅留守司都事臣寶哥以突厥字書之臣嘗讀唐史開元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玄宗覽而善之今考此書相如為陸渾尉進書在開元十三年疑史失之也書載名為左拾遺其制詞猶在蓋史畧之也由此觀之史其可盡信乎其書拳拳于興亡之故反覆乎天人之理忠厚懇惻出乎愛君憂國之至誠

道揆法守于是乎在且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况其著書立言有可傳于後者乎臣竊稽相如進書之歲東山太山告功皇天亡下極盛之時曾未數年奎輿播遷國勢危促馴至于極亂矣是以古之聖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夙夜憂思恒致慎于斯故知之而必行從之而能改斯可也向使玄宗篤信而允蹈之尚惡有天寶之禍哉臣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捲卷而三嘆焉宋臣蘇軾善寫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使聖賢之相契亦如臣主之同時陛下照臨萬方作新庶政思以承億萬世無疆之休乃御延閣爰出是書俾以精微達諸國語聖心之所在有非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也臣素執事經幄身親見之乃因臣拔實所訂重加校讐疏于其下藏之中秘以脩乙夜之

覽故得竊述其區區之志云

昭先小錄序

丙戌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焯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 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朴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于是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亡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使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

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襟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亡才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曾獨卷亡焉于此思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已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為當世之用此錄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收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文煥由常鄉臨安先是左丞阿荅海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藉人也適寓常與錢嘗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亡書首署錢嘗

而未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臣遂守郡嘗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叅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嘗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兵民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授嘗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于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遙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龜奔愬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于五牧全往橫林設伏于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華欲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死

于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逸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一天華軍渡水挽船全斷挽者指于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與大兵角皆併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債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以敢斬將自嵩送之帥闡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置敗將于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于陳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姑斬曾全以徇耳自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口偶語欲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鷓鴣飛鳴匣城中衆疑其妖亡何大軍有鴉鵲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贖

之師勇不與亡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親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超所守處等城軍士不見生將拒鬪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傳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墮躍不能起師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才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十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

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豈縱火自焚公
調兵巷戰敗歸坐聽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非
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于所居之位是時淮軍死闈人
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
反背相拄且前且鬪殺數十百人乃斃莫謙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
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卹之典贈麻士
龍正任高州刺史一子承信郎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
節郎賜田二畝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二子大使臣恩澤賜
銀絹五百會子廿萬田千畝姚峯龍圖閣待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
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謙之武功大夫昔聞儒者之言曰天

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
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迎降開門輸款
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
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表正民德崇世功非淺見俗識所能測
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
修忠義傳罔羅放失夙夜兢乚故常之事得而脩書之然猶恨死者
多逸其氏名為之永嘅而已願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顯魯之能昭其
先者乎公家本寒素既祿食歲連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食者以衣
來質即以粟與之頻歲不贖之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三
日公生之日應元龜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以入城稱壽因犒

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墳墓毋復來泣別而出
故應龜既請援督府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
子協購求公遺文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之孫協稟命其
父以製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汝顯其曾祖也景忠者欲汝
景慕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毋忘重闡之養及
名字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已而目不瞑顯曾泣曰不敢忘遺訓也乃
暝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曾克篤孝誠久而弗懈余讀其昭先之錄
亦必為之廢書而感泣也至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序

送葉庸生序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于是錢唐葉公驟致政府

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訓公周旋其間多所裨贊
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
之名能文辭者各賦詩送之會余為助教其同舍生請為之叙余嘗
修宋史按公為京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枋國行公田以厲民未幾彗
星見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蕭規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怒甚
收公等下獄會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旨鍛鍊不遺餘力棣鴻
規皆死垂楚下獨公達廣南貶所似道既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國
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功名顯赫于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
佐皆季世之棄才有不信然與今子中之來遊于斯也 天子仁聖
大臣宰相無失德異乎公之時也故子中亦歛然自守明經修行以

待國家之任使而已嗟乎公之祖孫俱學校諸生也所遭之時不同故所歷之事亦異斯命之有幸不幸焉者也子中他日之來對策于大廷所以忠國愛君之蘊行將布露無隱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于子中有望焉

李鄴婦詩序

丙戌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扈從滌陽客有以李君鄉妻孟貞節為言者揭公為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亦賦焉滌陽在古為絕塞然秉彛之在人心者無間于古今遠近當是時女婦之貞節夫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及載非可惜哉願令其地遂建都邑天子歲一輶幸事有係乎風教者有司不敢不以聞以故

旌其門者相望于閭巷若孟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紀詠以傳諸天下由是觀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于斯世也且夫夫婦婦其萬世之常道乎隨李德武妻襄叔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白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傳記耶善夫襄之言幾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婦不婦者則孟之所以少喪其夫不復他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于君子也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彥寶屬素更為述之將請朝之宗工頌人詠歌之以為世觀王公刑官也豈不曰出于禮則入于刑所以防範其民者盡得夫法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賢乎哉

送湖州吳教授詩叙

丙戌

士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用有國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亦曰他日取才于是而任使之故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之學幾與古異局于章句文詞之末究其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射飲酒春秋合學書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執選賢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乎此其教吳興之者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學多秀彥及為政又皆適于用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歟新安吳君_七輔甫分教于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生之遺法于已墜將見湖之士彬彬_七而出無媿于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

立于永久矣

送鄒景孟序

丙戌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子曰子知吾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超然子者為之傳宋尚書謝公又為之書超然子既自隱其氏名謝公余所向慕者因取而讀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袁屬邑也雄于貨少即求導引之術隋大業間遊沅湘值蜀郡羅太冲元真者史臣之子連試春官不中第因棄家遠遊陳君與語甚契乃同之武陵尋陶靖節先生所記桃源者聞王能尊師居華陰不知其年隱見莫測得辟穀之方然善飲酒醉則放歌于道或竟卧終日二君往見焉頓首資叩久之尊師曰世之人沉冥于穀利安知違

世絕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期以後三日至七則授一卷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冀蓋鍊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于長沙娥使還新喻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不壞俄二泉涌出取以煮之石化為霜二君服食而冲舉所生之石悉成玉屑唐武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飛茅墜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觀貞觀九年居人見仙伏出于雲端云宋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興二十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上榜曰鍊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第之可考者景孟學于山中嘗志道術蓋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幾未絕泯滅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昧不可詰觀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成五利熒惑

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巖棲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之顛迷于汙漏膠臍于旦暮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宿留于仙茅白石之館二君之逸軌固能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乘仙二字以遺景孟則所以期之者不涉凡近可知已

承宣集序

丙戌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樵發遣南雄州軍州事周公錡所著也叙曰吾讀周官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而衆目張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為苟簡之計授之以一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郡一郡之事有所不盡知任之以天下能盡達夫天下之事者蓋寡矣其故何哉蓋當世之亂離則兵革起而有所不暇為世之小

康則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于是乎率皆墮于因循苟且之習政有所不舉法有所不行凡舞手以乘民者一聽命于胥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咎流行其禍不至于敗亡不止也公以弘深之學剛正之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考見其績績晚起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歲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之為政觀其書可以見其志焉公去南雄百八十年而宋亡此邦遂歸 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于遐方為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致世殊事異其設施之道有因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書久將泯沒不忍使之無傳會東平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君楚奇自中祕出為郡幙長皆好事者乃錄其書請刻諸學宮余嘗為史官

傳公事請并刻之思余之言不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守麥公敬存為序以冠篇端麥公南雄人也序公書為宜嗟乎余之卷七于此書愛其庶幾有周官之意故反覆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材則事功可立矣

孝經 序 丙戌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卓所獻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于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于學宮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註今文司馬貞力主玄註惟劉知幾主安國傳于是黨同伐異爭論遂起唐玄宗遂注今文刻

石長安仍詔元行冲撰疏自是以來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辟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唯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勗之勉注書甚夥晚乃用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粲然博攷諸家之說擇其要者粹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斷于衆說紛々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古者大孝之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乎王君曹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勗學尤可嘉已

鄞江送別圖序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于鄞屬

其孫曦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送海中待之久而后還鄞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長少日候素于寓館所以慰藉獎予無所不至其退處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携來見館名涵虛唐祕監賀公之故宅下瞰月湖後枕碧沚方盛暑清風時來坐有嘉客鄞故文獻之邦距宋行都不遠往々能言前代故實又各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瑤圃粲然可觀驛吏愕眙相語向使者之來未嘗有賓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山川為之徘徊眷戀者久之明年史越王裔孫文可因葛邏祿易之至京師寄鄞江送別圖以相遺其士君子又為詩若文題其上素何以得此哉素山林之鄙人學未卒業以貧干祿無寸長以自見且非有穹官峻爵以聳動當世邈其先世未嘗宦遊此

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何鄣之士君子待遇之隆一至于此豈殆有宿緣耶此圖陳元昭所作筆意高雅其紙猶是越王所畜皆可葆也史館暮歸因志其後使兒子謹藏之

溪香文集序

丙戌

古者豪傑魁壘拔之士視其時與勢往也寄迹方外以自晦其才智吾嘗從浮圖老子之徒以求其人亦時與之遇雖不能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可得而適其情矣番易釋正則故大姓曹氏幼則志氣英發從宋江東提刑謝公君直遊讀孫吳書間則拊髀感慨視鄉里小兒碌碌不足數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執拘北行師以親老不能從久之剪須髮入里之華果寺學禪定于鐵牛禪

師道出瀏陽之道吾山中龍湫甚神有欲居寺者卜之吉乃敢留師投偈湫中龍躍出水數尺若就之者衆為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常人所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物我休也馬陶也馬視少年豪舉判然若異世矣然雅善為文詞方信紙行墨初則汨也久而浩也其神情變化意氣飛動猶有出入行陣激昂風雲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雷行風動沛然莫之禦耶或問于師曰師之入于異教者何曰吾患頭有創因不復存髮又問曰師臨文猶書姓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去乎余少識師于廣信山中一見以故人相期因考求謝公之所以學師曰要不外乎易子其勅之臨川慶壽寺僧師孔借其文三編觀之至正六年里人饒旭子初至自

金陵歸余所寄書篋曝書守微觀遂識其上嗚呼方外之奇士若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送彭公權序

丙戌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修遼金宋史先後命中書右丞相蔑里期公為都總裁合右丞相阿剌納公左丞相晏只吉爾公領三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康里公今御史大夫奉中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沔南張公廬陵歐陽公故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今陝西行臺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楊公故禮部尚書襄陰王公為總裁官各辟布衣士為校勘史成上進有司議校勘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可初蔑里期公在相位思羅置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彭衡公權為校

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于朝著之知己者曰某有老母在廬陵茲幸獲祿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畢人子之志于是授黃州學校授以去士大夫咸是公權此舉而嘆羨之能文者多賦詩以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余甚厚善余亦愛公權疏直而好義他人有一技之長一曲之善公權恒恐其沒也必欲家至而戶曉之向也已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輒薦引寒畯之士又恒恐其淹困也故一舉而置諸館閣清崇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始食祿而先于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人師矣是故古之先行義而后文華者固在于此余嘗過黃川先賢之遺跡往而在兵戈之息七十年效國家右文之久諸生被吾公權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忠

者乎余觀昔之善教事者亦書諸史若安定胡氏之于學臨川陸氏之于全學是已况吾公權之仕寔兆于此行則推其孝德以至于顯融則將有執筆于其後者此史之不可少者欵公權未嘗求余文而余不能已也

漢藝文志攷證序

丙戌

漢藝文志考證六卷宋礼部尚書浚儀王公所著也臨川危素序曰儒家之學至宋而極盛大備矣嘉定而後其敝滋起大抵持鹵莽之學以爭雄述蕪穢之文以相尚假高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之所以馴至于滅亡士生其間而不變于其俗而卒能出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海涵莫之紀極若是則免乎固陋之訛矣易曰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顧安得高談性命以自塗塞其耳目哉此公所以能自拔于紛囂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欵初公擢進士有列于朝稍踐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道既斥公適當言路盡劾其黨不少貸至加恩皇子竑事寔從公議及歸四明遂堅卧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蓋藝文之見收于前史者其耳目千載之下欲考其原本證其謬誤亦誠難哉非曲暢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與于斯即是可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 詔修宋史紀載公之言行甚備復因其孫厚孫之請而序此書後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伯厚

本政書序

丙戌

本政書十卷宋賀州學校授林勲所著始素得東陽陳亮同父所作序于龍川集中欲求其書不可得及至四明從鉛山州儒學教授程端禮敬叔家亂書中僅得三葉端禮曰吾求此書久矣而未嘗見或得之願以告我至括蒼又從王興祖君起家觀朱文公與潘叔度氏手帖屬抄寫校正此書至松江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刻本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季宣跋其後素既假于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至而端禮沒端禮守經好古惜不及見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王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與民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書契已作而思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勲于

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畧矣當宋高宗之南遷行經界之法其勲之書方作也惜乎未有能薦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勲之書猶存也惜乎未有能獻其書而行之失此二機勲之志卒未克信于後世功名之士亦足以慨然于此乎 皇上詔修宋史素為勲立傳而撮其書大要存焉顧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序而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贈潘子華序

丙戌

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值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蓋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弗至其地主亦不暇求其物產而玩之矣我國家受命自天乃即龍岡之陽灤水之滢

以建都邑且將百年 車駕歲一輒幸于是四方萬國罔不奔不聽
命雖曲執之長亦求自見于世而咸集輦下錢唐潘君子華工繪事
謂九州所產昔之人擇其可觀者莫不託諸豪素而是名家矣顧幸
生于混一之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寫而傳之故凡子華之
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有所蹈襲模倣也 皇上初即位子華因從
臣以所画進 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好事者爭從子華取之以為
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固將與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
以善寫真至元間召見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年已七十有司未有
荐而用之者然後知世之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隱約于山林之下者
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懸于天歟子華羈旅四十年陶然終日無所

怨悔而一于其執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宜乎子華之昼非衆
工所能及也余五至開平教與子華相見故序以贈之

送葛子熙序

丙戌

余幼寡昧而學弗能成其業蓋以為憂思求四方之良友以助之有
葛將子熙近在里閭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予為不肖而辱以為友
焉子熙少孤貧甚育于舅氏與余問學于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
人者自負戴于道路更相為僕犯霜雪觸炎毒子熙手抄口誦恒至
達旦不寐自謂其樂莫能踰之者暇則尋幽訪古至于深山絕壑時
時發為文辭以託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患困苦未嘗一日不同
也余來遊京師子熙以母老莫能偕行久之親喪而服除乃來視余

于是子熙旅寓三四年日取經史而誦之故其學益深宏其文益粹
密所為文耻以求知于人亦莫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其知之
者少也會皇上帝命修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二十有一人繕寫
宋文以進子熙曰古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吾其為傭書史乎因在
選中廷議以為郡學錄縣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予而
南還矣余久在羈旅以朴愚不能媚于世亦思與子熙復求當日遊
從之樂誅茅空山弦歌先王之風雅頌自累于貧未能舍其升斗之
祿為之惘然自失者久之嗚呼余與子熙蓋相期于千載之上者非
一日矣則子熙宜有以處余也哉

黃氏旅譜序

丁亥

黃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其孫縈徙金華子浩浩洪
生玼瑕浩生琛玘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子贍定居豐城之沈江更
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世而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
居諸暨監利分寧弋陽者皆瑕之昆弟矣禮部五世孫翰以其家譜
至京師俾素序之惟素族祖漳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詩見
于家集今天子詔修宋史吏部及禮部與其孫茶陵軍使端卿素
備數史官實為之立傳百年交誼夫豈偶然之故哉素早從處士孫
先生輒得黃氏豐城分寧譜至禮部之孫已不及書乃以翰本補之
而翰本復載諸暨監利弋陽譜而都頭之子孫備矣按黃氏在江南
最多自素所見唯此譜與盱江唐江西兵馬節度使諱表譜浦城譜

號為詳備素高祖贈承事郎府君節度之後也友人黃暉謀合黃氏諸譜以考其分合異同顧安得皆有賢子孫如翰之葆其遺書哉素觀豐城分寧蓋由其先俱能敦詩書尚禮義繼自今衍其世澤于無窮者尚有考焉

舒文靖公文集序 丁亥

舒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錄如上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歷官楊文元公銘其墓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常作小傳載四明志今天子詔修三史亡官危素以公與沈端憲公同傳宋史際可得而考矣素于公相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承教焉大瀛海逸

人呂虛夷公里人素嘗屬之求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莊七世族孫祥金奉遺槧至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素之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必故發而為言無往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擬區區于文字之末者所能窺其彷彿哉因序其端以俟後世之知公者

送劉子鉉序 丁亥

至正二年 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一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紀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叅證者不可勝數于是政府選能書者

廿有一人以布衣辟置館中廬陵劉子鉉鼎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泣史事常掩人不備卒然至局唯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于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檄中行者叅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于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願子鉉方盛年其學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于一縣既不足酬其勞又不足展其才然或疑子鉉不能無介

然于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師少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僕入自門左席于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廿五家之閭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鄰邑乃往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尚益思以報稱哉

仙岩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渙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眾岩綦布如轆轤酒瓮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岩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

至順中居民係長緘大樹上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岩前以長鉤七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柙木所制一棺中有玉蓮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為患耳其橫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岩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顛甚平曠浮圖師架岩為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園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彷彿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濕至鄒尊者亂石為門扉中多黃精薯蕷鷓鴣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岩萬壑草木秀潤非遜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于龍虎心迹超邁不汙塵垢時七寫山水有奇趣

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為余圖之而仙岩者又常所坐臥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之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岩圖寄至京師求余志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川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寡欲兼聽各引經史于其端而証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于當世薦于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今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予序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

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后可以作室制器况于
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
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于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
君有曰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蕪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
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 皇上
嗣大歷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
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于延閣頒示群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
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于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
何可計也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會國子監知印闕居勢者
迫李公用其私人李公竟取諸生籍用其上名蓋濟南段某也段公
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不怵于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
後段公歷州縣入朝為監察御史出簽河南憲年甫六十有六致其
事乃授翰林直學士中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且七
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其壓
于勢分有所不敢行則局于冗散有所不可行苦于羸疾有所不能
行則往亡思浩然而去之矣至于出佐風紀持節巡行郡縣威嚴所
加下史震肅况于祿養豐厚勢尊職重而體力強健足以任事頗能
決去遠引無所攀戀如吾段公者蓋未之見也古今之士縻爵祿之

重任騁功利之修涂其為人智愚固可知已是故量已而受任畏滿而知止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于衆人遠矣于是世不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知人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戊子

新安方君以愚早擢科第治邑有穀用為國史翰林院編修官會今宣徽使札刺爾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士命取先後禁苑所為文章比錄之君乃博求故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亡慮數百家冊命制誥碑銘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卷名曰玉堂視草書成欲上進而札刺爾公遷他官及詔修后妃功臣列傳君與史事既受代待制而下言于院長請復留君院長曰然亟以告于

政府會天子宰相憂郡縣之凋敝大選賢能撫綏下民遂擢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卜日以行同館之士皆惘然有離別之色咸賦詩以道其情素以君之從祖 府君與先曾祖仁和府君同舉景定三年進士今復為僚友因得書其首簡夫用刑之重見諸經史者君儒者固不待有所陳矣素觀國朝之命官無問事大小必同堂論之故人自為說而政多曠廢獨刑名之事至郡焉責于推官則其致慎于斯固足以見聖明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如此夫今風俗之壞獄訟之興姦豪得以騁其強梗胥吏得以變其白黑嘉興淞右大郡也固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涖之庶幾善良獲安而屈抑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解字者秉中為史君之于史章善而痺惡秉其中

而已則其治獄者亦惟秉其中而已

送教巡檢序

戊子

天曆至順之間海內黎毋山寇作出師討之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荅刺罕軍荅刺罕者縱恣無禁也于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猛獪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亡既不可得乃盜奪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廿年去天萬里無所控愬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執言者孰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于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

省臣及諸將佐連掀數臣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餉富完之家立致窮乏 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群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余嘗考國朝初取南粵功伏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亡耳今海內既平七十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教遂初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崑居是職乃蘇公所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早用于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盍歷舉陳于闕下方侍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

其言之不達于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乎

史館購書目錄序 戊子

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脩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淅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諭以 皇上仁明銳志刪述于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采擇其要者書諸策矣暇日因發故櫝錄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闡者誠慎守之不至于散亡可也有志于稽古者豈不有所增廣其

學問云爾至于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膠輳別為之錄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為難

蘭橋毛氏族譜序 己丑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弗可考宋之時西安最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吾金谿之馬蘭橋遇順既增修其家譜僅十有一世嘗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者宋南度初苗傅劉正彥構亂縣丞興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于史而遇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至元之三年余與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詢之則石亡已久後八年余以經筵檢討承 詔修宋史奉使求遺書于東南得長沙丁氏所編百族譜于

松江莊肅功恭家西安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辨字明仲為丞于江寧當傳正彥之亂實在江寧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邵武壤地相接縣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而上七世而止其下一世而止蓋丁氏修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余供奉翰林得假是書遇順甚喜補完其譜復自序之縣丞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與眉山蘇文忠公相好有文集在

有大理寺丞漸所校三墳遇順皆手錄以歸若獲共壁縣丞之兄諱开字平仲有文集在揚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遇順又將求錄之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甚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予以毛氏譜觀之以遇順好文而篤至距縣丞才二百年亦久而后得其概則古文遺

事未易窮詰往々類此學者可不慎諸至正九年三月望書于金臺坊客舍是日休暇往觀銅馬于故城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己丑

澧陽楊侯梓人早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科仕于州縣者廿有餘年天子聞其文章者掌誥命乃召為翰林待制然侯素貴重其文宋正獻公其榜首也欲觀之不可得賂逆旅主人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文者未嘗湯與素承乏未僚從容奉命承教于史館數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之終歲而不厭蓋其辭根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滄海無波一碧萬頃信乎能言者也詩云衣錦尚絀中庸曰惡其文之著唯侯有焉此豈世俗沾二自足外加表襮者所能知哉侯自入官以

來廉勤清苦鬱有譽望東平申屠駟子迪素峭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在令式當舉守令一人嘗語素曰吾所信者唯梓人耳則侯之于政蓋可知已侯于學尤深于易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于世故此不著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己丑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為之用而山川百靈凶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畧最為親幸且通祕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功乃作祠宇于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祠太一六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搢履貞白明于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元四年五月己

丑朔今 皇帝勅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祭道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真人龐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于朝將歸隱于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于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予為之序蓋其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于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翛然自得余固已嘆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道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于神明吾于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

從容如此哉

橫州新城詩序

己丑

周官之制致力于城郭甚嚴為之量人以營之為之掌固以修之蓋人之並生于天地之間血氣嗜欲易于角爭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今夫浚溝以為鑿城池以為郭所以備預先王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墮天下之城郭豈不以大兵所至若襄陽若合州攻之久而后破然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城池之守近歲悍夫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若蹈無人之境備之無其素焉耳橫州當左右兩江之衝夷獠之為害已劇至正五年廣信倪君友誠來佐是州與知事陳華甫

巡檢郭君惠吏目廖蜚卿謀修復州之城隍乃先為東南城門泊鼓角也君既出俸錢以為倡僚屬咸相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君曰民可用也會同知州事于某知事朱某亦至官善君是舉計其役城之方三百六十丈池三百九十丈寧浦永淳之民聞之樂于趨事俄得古甃于樂山石邨不可數計堅緻周正上識云太元七年考之圖經晉孝武帝時民穴處甃室至是九百六十有五年矣民爭取輦載以為州城又于明年仲春之月君為之區別閭巷樹立官府遷驛舍立惠民局神祠民各得其所君調官京師問則語及其事予嘗患邊徼之地盜賊之肆行而守禦之無策拘文法者昧通變之術憚興作者樂因循之謀老弱之困于俘虜斃于鋒鏑者相望使守土之臣皆若君

之于橫則又何患焉嗚呼何其不能然也昔者廿有四春秋書之所
以重民之力君之為城乃得故甄于千年之久殆非偶然者豈其效
忠之誠慮民之切天有以相之欤則事之非常尤史家所當記也謹
叙其顛末請大夫君子詠歌之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己丑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
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
祥磊々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素之羈遊京師願求四方之
君子考德而問業必得如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何深不求其無愧
朱氏言者大梁歸公彥溫其人欵至元五年十有一月日南至河南

行省掾范孟偽為中書公牘結流落無賴者詐稱使者入據省署立
召省憲官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段輔左丞尋升
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檄交馳河渡關隘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帥
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偽官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于
家亦在召中即拜其毋訣死別賊果欲偽授蓬婆萬戶府經歷公抗
言曰吾起諸生擢科第方圖報國恩愛其弗及豈肯從汝等為盜賊
耶賊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得免方是時大丞相
秦王伯顏倉卒莫知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探馬亦罕搃大兵以出
京師震恐及事覺乃知孟所為今太尉高公以中書叅知政事承
詔往訊其事汲梁之民破家隕身者相望而公抗賊之節亦上于朝

今知樞密院事阿乞刺公為中書平章政事驚曰儒者亦有斯人耶
漢人亦有斯人耶于是公之名聲大震于天下以是觀之若公者則
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後中書宥密臺閣爭以不次用之
今遂超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卜日以行朝之名卿大夫士莫不賦
詩以為餞素識公最久以不習于騷雅故脩書公之大節以見公之
日躋膺仕者有以自致而非阿順取容僥倖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
若夫一方之政或當罷行州縣之吏或當舉刺特公餘事故此得而
畧云

送徐時之還勾吳序

己丑

至正九年江淞行省承 詔刻大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姑

蘇徐君時之進之于朝君數顧余于寓舍觀其氣貌粹乎其甚溫其
容止儼乎其有度其論議淵乎其不窮故中朝之名卿大夫士咸樂
與君遊迨君之還相率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秋學而有所著
述余竊以春秋吳國之事問之吳本姬姓泰伯與弟仲雍讓國季歷
逃之荆蠻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者封之吳又十有四世至壽夢
春秋魯成公七年書曰吳伐剡左氏載剡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
入伐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游食上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
為吳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夷何耶至于襄公二十有九年書
曰吳子使札來聘常山劉氏武夷胡氏皆貴札不遺餘力余嘗三復
其言竊以為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語孔子孔子之言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于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蓋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礼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子以習禮而合禮許之乎方季子之聘于魯鄭衛晉其于審音樂觀人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日乃吳之亂寔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德也孔子之贊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太伯之讓非歛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立而弗讓則是自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也也使賢亦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歟雖然夫差之稱王則非也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過也或曰君之先與吳同姓而滅于吳其與之乎春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此其肯以舊怨而昧之乎余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

地而討論之以質予之所疑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己丑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物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考夫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轂革為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之轂絲之轂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弦三弦九弦琴唯存五弦琴而已以為五弦得五音之正最優于諸琴也或者琴之弦七而以緩急變其轂則自能具十二弦之數一弦具十二轂而十二弦則具百四十有四轂百四十四轂本于十二律而十

二律又有六濁之異六清既為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和故自黃鍾至中呂又有子轂亦六也是以五轂之旋相為宮也則七弦可變十有八律而二百一十六轂皆稱焉皇朝一天下將百年制禮作樂茲惟其時是宜有精于樂執者出而效用于當日審音而知政嗚呼未易言也樂平蕭君性淵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告曰吾里董君英仲願內交于子余察其純篤而有深沉之思杜門京師間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娛則其中之所存有非余之凡陋所能窺者記曰君子聽琴瑟之轂則思忠義之臣絲轂婉妙故能悲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聞轂達事存乎知者若董君者亦可謂志義之士哉蕭君以古田主簿棄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君為我謝曰明

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于山林乎

送道士李九成序 庚寅

余未弱冠讀書于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師自閒處玉清道館每休暇輒過其室尊師為之陳豆觴從容竟日而退則與其徒嬉遊茂林脩竹之間彈琴煗香脩然不知世慮之牽人也後數年再過之尊師已仙去裴回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驅馳塵土以求升斗之祿每讀剡原戴先生所著拂雲樓記思玉清之勝茫乎若弱水之不可度矣李君九成尊師之弟子也與余別幾三十年相見于輦下其齒後于余握手道舊故驚其須髮亦變余于是侵尋將老問向時遊從諸子則多物故吾視人世為何如哉昔者向子平宗少文志在山水之間以

自娛適好爵不足以縻之余之不肖竊尚友其人于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川可以遊目而騁懷一日復尋舊遊之蹟于玉清之館期與君踐斯言于他日未為晚也

送銘志伊采大元文乘序

庚寅

文章之有功于世尚矣烏可以為儒者之末技而輕之哉自宓犧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失之于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于是乎可考其大凡于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別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遊于書林執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而并

天下號令所加海內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于文章之盛視前古宜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而並傳者甚則散亡確滅無復加之意焉鄉江淞行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于世宜春銘志伊讀而嘆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于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蹈于山林或守志厲行而自遠于穀利至于顯頴枯槁之士所以汲汲營營于文字之間冀是可以自見于膠亡千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惜哉乃治裝發京師而其志將及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徒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于區宇者殆百年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

容槁詞而弄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有斯文
之後而其功在于本朝矣志伊與余相好其行也序以送之至正十
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送蘇縣尉序 庚寅

真定蘇卿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尉將行京師之大夫君相率賦詩送
之卿亦過余而別昔余數以事道出保定之境時遇行者坐卧草間
飲泣歎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盜所斂矣或曰吾貨財若干為盜
攫去之頃之縣尉率健卒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馬疾若風雨問耕
夫云嘗見盜否耕夫以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盜
私怪其地距朝廷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有據西山以為畔亂旌麾

所向係頸轅門方之今日之盜強弱衆寡固有間矣承平之久玩視
法令使道涂之行旅惴惴憂慄如履不測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
然而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為難捕獲誅斬政刑之末豈必用之
哉使其革心而易慮改過而遷善其本于礼乎蘇卿嘗為太常檢討
天子有事于南郊討論儀禮賜與幣帛則固習于禮者其治盜于行
唐也吾知其能使之無盜是以貴乎知本者如此夫

黎省之詩序 庚寅

黎子省之自安南以使事至京師士大夫多愛重之及還錄其詩一
卷以遺余皆道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旨婉而正蓋飄然有凌雲
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為末執然實與天地之氣運相

為升降君子于此觀世道焉大江之南自疆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剗前朝之餘習駸然以及乎古故中州之士知有所趨向安南邈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于道涂故省之奮然欲盡掃其敝以追作者志豈淺近者所能知哉省之既行余謹藏其詩而為之序

送夏仲信序

庚寅

京師衆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長一才之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航川輿陸自東西南北而至者莫有為之限隔人之生乎斯時可謂大幸矣然生質高下言人亡殊况其習俗不同趨向亦異

修于家而壞于遊者紛亡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沒于流俗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其能自立者歟蚤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信獨留從辟用有稟祿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于學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俾之哭墓而后行吾其可久去墳墓乎乃治裝以行文人咸賦詩送之以予觀于仲信可謂傑然不沒于流俗也夫仲信僦居鳳池之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成其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而出修于家而壞于遊者矣

安福周氏族譜序

庚寅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叔量修其家譜為例畧十二

章蓋自其先南唐御史矩由金陵遷西昌之爵譽里御史府君七世
孫倩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譜圖固已明且盡矣素竊睹近世士
大夫之家徃々譜牒滅礫無所于考每為之慨惜叔量能追念先德
致謹乎此可謂賢已然周氏之先出于后稷鄒孟氏曰稷思天下有
飢者猶已飢之則其心廣大宏溥同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凡為后稷之苗裔者宜若后稷之宅心斯可也叔量之于其
族念兵燬之餘譜圖之軼已五十年拳々訪求而備書之推此心以
達于天下後世其亦庶幾后稷之心乎素之不佞亦后稷之裔也願
與叔量勉之

太行書院四詠序

庚寅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獲鹿高健文剛之所建也載道在經紀事有
史群言迭興百氏諸子緗帙牙籤卷以 矜是以作教善之樓猗々
修竹卉木載芳亦有良朋來自遠方麗澤之兌講習有常是以作盍
簪之亭聖學之傳維鄒孟氏養氣浩然要在集義室宇肇營名則久
制是以作集義之齋太行之雲網緼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執友
友旃春秋冬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記其樓御史中丞安陽許公也
孰名其亭集賢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王公實題集義
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友安陽簫貢士亢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
童冠僦々響然來臻登其樓有稽古之功憇其亭聆伐木之詠入其
齋知進學之基處其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藏修游息無往

而非學者皆此類也文剛之布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而豈徒哉元宗將請世之名能文章者各賦詩以揚其美而余為之序

柳待制文集序

庚寅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崖深谷人跡所罕至之地匠石之欲營宮室者必即而取焉况于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于此乎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于是泚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知其才用之于成均又用之于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餘一紀今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

進用之俄卒于官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還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阨而不用及公論開明擢置館閣而公老矣故其所學百有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學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于議論而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于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戴良宋濂類輯為若干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凡訓誘獎勵者久而弥篤知其得于天者不可謂薄而阨于人者往也若是也故讀其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宇文氏族譜序

庚寅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橐至京師屬臨川危素序之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興宋世多顯仕者端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取世科為名進士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朝野後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或曰鮮卑呼草為俟汾音譌為宇文若今木要甲譌稱為趙是也天台胡三省氏謂後周書為非是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系載俟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比歲有旨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備教史官求遺書江南見先生于錢唐其後先生以書言凡兩寄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達史館

故紀載之際頗有遺恨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官當撰次家傳以傳于世可也夫以宇文既出于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照映今古由此觀之不必生乎中土然後為足貴耳古之明王立賢無方者其以是歟先生字子貞元統元年進士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于僕者吾子楚人也龍淵太阿之為神乎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為豐城令掘獄基得之于是以拭之以南昌西山北巖之土光芒艷發置劍水上精光炫目至寶之不可秘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愧于今人恂

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產于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太阿之為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誅叛逆其用固可尚已人才之為寶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其為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寡人之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于識者况于人才之生寧能甘于晦藏而沒也無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為神張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出精于鑑裁者其誰乎吳俊仲傑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美獨能當其奇觀乎吳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親而客于輦下者七年而無張茂先雷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為貴雖莫知其為

貴龍淵太阿固自若也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貴溪鄭氏家譜序

庚寅

予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牒不具無所徵信夫人之生莫知所本始則與羽毛之類奚以異彼閭閻崛起之徒竄易傳會尤可哂也叱客京師頗從四方之名士觀其家譜于是貴溪鄭叟宣伯出其所修世譜蓋自周厲王少子友至于後唐左押衙立始徙信之貴溪松洋里自立至于叟且十有六世叟之從兄弟之後又三世矣故其家譜號為詳備按押牙君之七世孫將仕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博士俊民十一世孫武昌令穰十二世孫鄉貢進士元齡儀鳳元芝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顯收十四世孫吉州軍事推官之秀鄉貢進士宗

得之怡及咍之父貴相繼纂錄則其詳備也固宜至其凡例所列有
曰貪財為媼同姓為昏滅汙逆惡鬻其塋墓者皆削去其名夫以鄭
氏世為衣冠之族詩書之澤為深且遠固安有如上事哉其作法之
嚴不得以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大姓厥今非有專官以掌譜牒
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孫如咍者乎余之先亦出自姬姓故咍俾序
其首

雲松隱者圖序

庚寅

雲松隱者西域彥修君之別號也孰為之圖祕書監劉君伯熙也彥
修君世曹高顯蚤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劉君同官為少監然襟度
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修文坊恒杜門却掃留情詩書文藝之間嘗

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花
美木往亡而見昔賢之遺跡可以歷亡指數誠東南之名山與區徒
以縻于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是畜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
亦孰窺其高致哉昔者翰林整過九江雖嘗賞愛廬山而有青天芙
蓉之喻亦曰吾將而已則其巢松之語終弗能踐今彥修君際國家
盛明之時駸亡日鄉于顯用其勢莫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
之號僅其彷彿于圖盍爾若余之不才貪戀微祿于輦轂之下眷焉
鄉邑寔迹茲山于是及其強健乞身以去託迹烟霞水石孤迥寂寥
之地則隱者之稱宜歸于僕吾彥修君果能讓之否乎劉君亦肯為
之畜否乎

送李文翔序

至順間詔魁章閣學士院修經世大典申命禮部尚書巖亡擇善書者三十人以進是時號得人為盛學士賴其助為多天子將悉置諸館閣會升遐中書姑以儒學教授命之今桐陵縣主簿李君文翔其一人也君貢方物至京師間過余曰吾少遠遊及歸見宗人高年者曰吾家本宋外戚和文之裔女真陷開封從高年南遷僑居台之黃巖內附初兵火游起故書無存者子嘗修宋史其能為我脩陳之蓋余所聞李氏故上黨人自判古金吾街伏蕪六軍司事贈太尉元靖公幼有至行鄉里推服劉知遠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元靖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蕪京城巡檢多賊殺

軍民左右惧稍亡引去惟元靖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郭威與弘肇素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元靖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姦袁所構史亦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故吏也為求其近屬吾將卹之元靖上其母弟福且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威嘉之以元靖隸紫禁帳下復見弘肇子孫必厚禮之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宗訓立命元靖告哀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叛命元靖帥師屯河陽攻大會砮拔之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破筠衆于碾子谷及澤潞遣元靖先入城收畜籍視府庫因請歸其父喪還京師許賜予甚厚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

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劔南初平禁軍校呂翰構亂軍萬餘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元靖元靖請盡釋之從征太原班師命元靖為後殿中道命乘涼軍還京師元靖叩頭言涼車迺至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以讒人訟于太祖出為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召為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河決詔元靖按視出為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尋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于行元靖出帑藏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元靖抵其峒穴撫慰以私財遺其酋長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瘴癘為慮衆皆懷附代還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卒元靖生連州刺史

知涇州諱繼昌字世長建隆三年蔭補四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元靖固讓涇州亦自言不願元靖為聘婦太祖頗不悅開寶五年遷西京副使入為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齋飢多盜調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王勳鷄平餘黨猶據險為寇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諭雷燒以金帶遺涇州涇州為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筠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砮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涇州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砮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

免涇州皆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涇州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涇州屯雁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械逼魚橋門筠脫走涇州入城嚴戒部下無擾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事平遣還其家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一年帝幸澶州遣先赴河上散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涇州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和同至行在尋擢為西上閣門使三年將朝陵寢以汝州近路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進東上閣門使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遣尚醫診視將真拜刺使復任延安表求休致不允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為京新城巡檢鈐轄

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杖其子遵勛尚萬壽公主天禧初主誕日涇州過其家迎拜為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撰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涇州強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遣中使護喪以歸鄭伸者客元靖門下十餘年元靖待之漸薄上書訟元靖得賜同進士出身為酸棗主簿所謂讒人者也早死其母值歲飢嘗謁涇州乞食家僮竟前詬逐涇州名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涇州生和文諱遵勛字公武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隊厓下衆以為死和文徐起亡恙也後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名對便殿命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勛真以遵字為元靖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

而所居堂甃及瓦甃多為鸞鳳狀和文令鑿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命領澄州刺史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為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涇州官刺史和文請班其下許之涇州得疾和文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帝使近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燕長春殿作隄捍河七日而成遷昭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和文簡技士去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 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和文不荅太后固問之和文曰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既冠

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干與國政太后崩和文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壓衆論嘗師楊億為文卒為制服及知許州莫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存恤其身後卒贈中書令謚和文子知澶州贈兼侍中謚良定諱端懿字元伯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諱端愿字公謹安德軍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恭敏諱端懿字守道良定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仁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為郡牧副使杜祁公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乃以侍中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

轉運使移州捕祆人李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畔人言教不死在賊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為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使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給俸命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置弓手馬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隄以却水患民便之尋授定遠軍節度使知澶州不拜以留後知澶州卒帝方宴禁中聞之為徹樂賻以黃金三百兩贈威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兼侍中開府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開府上疏謂縱釋有罪

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顯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開府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鄭公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于襄陽開府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于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強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開府求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授豐泉觀察使神宗即位遣使即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兀開府手寫諫趙普太祖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帛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

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禮獻穆祠堂命近侍掖
開府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有加贈開府儀同三司恭
敏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俸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
三班院嘗侍群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
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恭
敏初良定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元豐間恭敏袖舊橐上
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良定子成州團練使知蔡州諱許字持
正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及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
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由東頭供奉八遷皇城使以父告
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廊廡近之人皆

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撤毀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
王師南征而取卒于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以榮州刺史出知穎
州還幹當三班院使契丹分畫河東地界幾年乃決賜袍帶金帛
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此文
翔先世事也李氏從高唐度江家于山海曠絕之地百有餘年宋失
其國宜其不足取徵文翔雖為學官于汴則又五十年矣此其志之
可悲也夫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文翔在館閣與一時之名勝
遊討論國家之故寶况于更練之熟閱歷之深足以自見于當日公
侯復始吾于文翔蓋日望之故脩書所聞以為贈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媯姓有姬姓二省襟姓四定武之王莫知其所本其可考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顓舉宋寶元七年進士為隰川尉贈太子太保隰川公生子三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而定武之族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于一時哉素嘗讀初寬集而竊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無所回撓其論權奸蔡京以為欺君僭王蠹國害民天下避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乃出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徽宗之闇不疑其姦何異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 事灼見幾先而

其君不悟卒至宗廟丘墟生民塗炭公之立朝太節足以信于後世矣 今天子詔修宋史七官為公立傳既已奏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漸能章章與素邂逅吳中脩道其家世之懿漸從弟晉貢于江西來上春官出其世譜俾素序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僦舍書

先天觀詩序

辛卯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文憲公而下摠若干人方曾尊師貫翁為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為恨學道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

獨立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詠于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玄教宗師番易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傑出中州然挾其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人之善尚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時之出必各極其所長期于必傳而后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弘豫章揭文安公之詩皆作于布衣之時其後雖為顯人今讀其詩亦非率爾而為者先天觀聞于四方萬里豈不以其詩而傳歟自薛真人玄卿以來

詩若干首則尊師十世孫毛遂良叔達所求初叔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敏安敢繼諸公之作免于瓦礫之訛後十年叔達將請于其師遁教宗師劉真人耕隱刻梓以傳又屬素序之惟尊師行義甚高與開府玄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貧賤時張公既遭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之不至其沒也僅藏宋高宗書陰符經及此卷爾張公祭之以文曰偉哉斯人秉是正直則尊師之為人可知已他日仙者金蓬頭結草庵觀旁獨居廿有六年素屢宿庵中聞松風澗水之音清々冷々有高舉遠引之志願竊祿于朝浸尋華髮讀諸公之詩恍若夢遊塵湖之上其能無感于其中乎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公昆弟以政業文學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他郡素郡人也嘗求其譜于祠堂蓋詳于前而畧于後至金陵訪之亦不可得以屬諸名宦字載之者宦杜門鍾山讀書養親教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祖德慶史君卜居諸暨而未遑一歸臨川來遊京師出于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年謹錄而藏諸孔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嘆文獻之不足徵然則斯譜之存係于吾邦文獻豈可忽哉

三皇祭禮序

辛卯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詔祀三皇遣大臣珥事三獻用樂著為令從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書納所請也臣素供奉翰林嘗定撰樂章太常博士臣任棻爰制樂名御藥局大使臣盧亨審其音律就正于禮部尚書臣趙璉乃以上聞臣素調官奉嘗為博士竊思既隆其禮宜定著儀文頒行郡縣屬臣棻拜監察御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禮一卷叙曰昔孔子之傳易繫辭叙宓犧氏神農氏黃帝氏裁成輔相之功大矣蓋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利及于千萬世之久雖竭四海九州之奉曾不足以圖報萬一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孰有先于三皇者乎然而三代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何其闕然唐玄宗僅置廟京師宋太宗祭宓犧於陳神農于亳黃帝于坊而已郡邑徧祀咸秩無文未有盛于我皇者在至元初以醫家

尚其享祀議者謂三聖人之功之德含齒戴髮者皆所當尊而事之
豈獨醫家所得尚之耶由元貞以來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湯不之
省 今皇帝克承丕緒嚴恭寅畏事神治民靡不盡其道故斷而
行之於乎盛哉臣素蒙恩幸被任使與聞禮樂之制作願以菲才惡
能上副 聖天子敬祀神明之意臣實慙焉姑識諸篇端以示來
者

廣信文獻錄序

辛卯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竒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為人有文章尚節概自
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于宋室南遷中原故家
多僑寓于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閣知同

州鄭氏驥以來皆能仗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余家鄰貴溪之
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備至規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
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成
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史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
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
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為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
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于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
世族至于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
不啻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寔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
積月累可以便 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

而所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
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游塵一歸于昧耶余故嘉
其篤于好古而為之叙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辛卯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于五季宋初其後以儒學擢第者數世我陸
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公君直母家也余治間客遊
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以文學為鄉先生乃齋沐修頌伏謁門
下于時澹圃先生武仲方頤白須類古君子不以余為少年揖讓為
禮甚恭猶抵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其子
林伯游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思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

苟阿于時好蓋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少余六歲而孟
天才飄逸文采燁然尤為稱其家者也其後先生即世余亦以家貧
干祿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
也乃者孟之子訪余于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于是見桂
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索其曾大父大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子于
我有世契願序而傳之余讀孟東蒙之詩其四章曰內克既和外形
載方相時允塞退休式康其六章曰聖軌有卓刪述是儀爰指我的
明德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可謂善言德行余之不佞誠不敢
易其辭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辭有作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為
儒林之盛事乃今于桂氏見之何其懿哉庸游于成均謹重而力學

使予未老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馬易之金臺後稿序

辛卯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四方之國豈得七篇秦得十卷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實在王畿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百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于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

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予客鄞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荐諸郊廟易之七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衛氏族譜序

辛卯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于康武王封紂都之東國之至秦二世始廢其君角為庶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考而知者曰洽陽派其初祖忠傾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鄴州士曾勳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華亭派其初祖誨七六世孫闡宋政和八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判鎮江府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仁和

縣生三子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迪功
郎海鹽縣主簿曰洙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郎中兼司郎
中若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叅知政事累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涇則
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之玄孫鐘久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邇
命其子好義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序余嘗以事過華亭訪衛氏子孫
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杜門不與人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
遺事卒不可得猶幸因鐘而稽其世緒之詳蓋華亭之衛莫盛于宋
世變以來衣冠之族往亡淪替譜牒散亡而傳聞荒忽而衛氏之後
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得喪一去一來者天也至于上承詩
書之澤下為曾玄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叔之始封武王告之以祗適

文考又曰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考成人曰聞由古先哲王說
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斯言也凡康
叔之裔皆可服行之矣鐘之北遷混于闐闐而不為習俗所變知教
其子吾知衛氏之必復其始故序以徵之

明倫傳序

辛卯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子道婦道夫道妻道友共交友師生
家臣僚屬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著君既序次之而列
其凡例于前監察御史以君書有補于世教薦之于朝集賢翰林禮
部議以克合中書移江浙省刻其書蓋嘗求君著述之意以為人之
處人倫之常可能也至于處變而處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至于

變固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顧不在于我耶然而未易言也非格物之深使義精而仁熟固不免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為之書誠足以資學者格物之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之藥石其可闕哉抑先生之澤既熄數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不明性識之昏蔽雖處君父之尊尤不能明乎臣子之所當為况于其他乎此書之盛行于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彞教庸行其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著書之功于是為大若是而猶陷而徧黨而不自覺無乃自暴自棄之甚者君亦末如之何矣君在京師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練達政務而沉毅有為則其書非直為空言也乃序而歸之君字晏卿

元氏世錄序

壬辰

唐之末世盜賊叢起黃巢黨柳彥璋陷撫州先南庭府君昆弟戮力平寇攻彥璋于象牙潭斬黃可思李道謙僖宗嘉其功授君刺史府君之弟諱子昌為新州刺史再授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使楊行密自稱留後遂自為淮南節度使及其子渥偽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西州縣弋州府君依吳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六日卒年五十有八弋州府君二十二子其十一人德昭易姓改元氏從吳越錢弘俶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為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生九子幼子守文咸平進士官止大理寺丞知白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士神宗時叅知政事官至正議大夫魏郡公太子太師謚章簡

生二子者寧者弼五孫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著曾孫之可考見者
曰康曾自章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皆莫得而詳五孫亦不知者寧
有子若干人者弼有子若干人康曾者亦不見五人之中孰為其父
弋州府君子廿二人晉國公為最顯曾未七世已漫不可稽而欲求
廿一人之裔愈難知己自易姓以來危氏有諱清臣者嘗與章簡公
以詩叙宗盟章簡公亦歸南城界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尚書都
官員外郎右正言諱佑章簡公寔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帶城
橋至正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言者徵諸吳郡志
亦無一字及之括蒼潛安撫說友尹臨安作郡志頗載其事平陽張
君仲舉與素同官吏館間語素曰杭之新城有儒者元姓自謂與子

同出信乎素喜甚會大梁段君吉甫亦在史館將還錢唐亟以此事
屬之段君三使人訪諸新城終無所聞章簡公墓在錢唐縣履泰鄉
之鳳凰山北庭觀驢 君元賓以選守杭元賓與素有交誼以是為
請諾焉及紅巾賊起杭城陷素備官于朝不能即還江南因稍列其
譜圖而附以金石簡冊者為元氏世錄一卷用藏于家他日續有所
聞當備紀焉以見夫宗族之誼雖遠而不可忘也

玉堂集序

壬辰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聖五年進士甲科歷任州
縣號為清強神宗既更庶政欲慎選詞臣宰相王公安石對曰有真
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元某是也時雖作龍圖閣學士難下

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其制書詔令純深溫潤抒思深長
于應制神宗深加賞激至于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備丞相蘇公頌
論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原流或推究天人善惡之應 叩其所屬
往亡更相推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哉素之先世藏公玉
堂集讞獄集等書兵燬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師得玉堂集二十卷
于翰林國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蓋為學士時代之作也又從鬻古
書者得玉堂詩集十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數篇而已謹序而
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沒二百六十餘年
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于斬絕者抑公有以振起于其前歟後之人
讀公之書尚無怠于世業可也

送許巡檢序

壬辰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往亡結寨以自保長泰有寨曰天城居
民最多而逼于賊龍溪士許君存衷傾貲募兵擊賊亡筭遂解其圍
天城之民不至汙染而父子兄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衷之功也事
平存衷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授南勝定南寨巡檢
將行過予執別蓋自寇平之後多以功狀來上若今永春尉胡君長
泰主簿方君子嘗與論事知其才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矣存衷
以一介書生奮勢不自顧而力與賊抗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所
在其能然耶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竊議之中州江南
歸于版圖者歷歲滋久國家之法制莫非以惠安元亡為本然而盜

賊之竊發或連數城其故何歟守令之失職武備之不修有以致之然也閩粵去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上聞非旬日不可達及選將用兵殺罪致討而賊勢益張誠宜使其民自相為保護斥堠置烽燧殺勢相倚而緩急相救則盜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于農其意或出于此顧以百萬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異候飢渴之失宜吾未見其利也况于州縣困于送迎黎庶疲于供給故曰莫若民為保為計之善漳之禦寇已試之明驗何憚而不行哉向也存衷之處布衣捍禦之功已章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兆于斯行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浸銅要畧序

壬辰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畧于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為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為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余序之序曰錢幣之行尚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鐵以為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詩申能以藥花鉄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于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礦烹銅其泉二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水豐清山黃山大岩橫泉石墻隴齊官隴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

西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鳴羊棧阨旻冷浸橫槎下鳴陳軍鑪前
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三
十有八人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
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甲少師之孫
叅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寔序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
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逖以其書來上皆命為場官未及鑄印而場
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于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于一
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治鑄之無功寶藏之不興哉雖
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願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述傳學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

始將在乎是異時之所立當不止于此也理字伯雅

滴水集序

壬辰

滴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也公諱復字履中
世家開府之祥符其先人累官閩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有六取國
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方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
就制舉宋用兵靈夏時相謗公為侍從公毅然卻之邊臣請造戰船
戰車公則又力疏其非後乃罷其節概之粗見者若此所蘊之大者
固未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年龜
明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
學問淵原文章爾雅議論醇正淳熙九年守信州乃刻于公庫以成

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書建安蔡氏于禹貢導河積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他文久而弗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郡所刻滴水集僅存而多所脫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校定然彬與素皆貧恨力不能完其版姑序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日就湮沒其難致如此彬之高誼詎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文人皆竭其精思自謂濶步一時曾何所補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宜其文之可傳也

永豐王氏族譜序

壬辰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于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孤大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于譜尚書韓公無咎內翰洪公景廬為府君輓詩書諸壁間夫人愬夫壁有時而壞則又書于譜若夫人之于王氏承家燾後之意何其懿哉素昔修宋史知君之先有大勲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人手澤匱藏于家廟顧旦暮驅馳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叙曰王氏其先瑯琊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七子景為洛州錄事贈將作監將作子遷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由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際風雲

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彛鼎歷數百年之後而胤胄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人市不易肆革李氏之敝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起無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謀析故居廢四時祀先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非獨王氏可以服行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亡者亦可以使其興也叙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儆夫世之人且以自厲焉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癸巳

梁武帝時菩提達摩生于金陵問荅不契折蘆渡江留楞伽經曰此可傳佛心宗震旦之人有為佛氏學者敬信而誦習之因是而開悟者未易悉數蓋天竺距中國十萬餘里言語不通文字亦異則其書之未及翻譯者尚多有之不獨楞伽而已皇元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剎底里孫曰指空師見晋王于開平論佛法稱旨命有司歲給衣糧師曰吾不為是也因東遊高句驪礼金剛山法起菩薩道場國王衆諸臣僚合辭勸請少留師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欲使衆生有情無情有形無形咸受此戒聞者歡喜諦聽血食是邦者曰三岳神亦聞此戒卻殺生之祭愈增敬畏師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道則然說法放戒老婆心切故是經因事證理反覆詳明讀者若楞伽之初至嘆息希有嗚呼五濁惡世其人之迷謬已甚不

有以警動開諭之終無以為入道之基矣師之學得于南印度吉祥山普明尊者天歷皇帝詔與諸僧講法禁中而有媚嫉之者窘辱不遺餘力師能安常處順湛默自晦居無何諸僧陷于罪罟師之名震暴外中四方信向弥篤 今皇帝眷遇有加資政院使姜金剛既施財命工刻是經以傳門人達蘊請予為序

上都分學書目序

癸巳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及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者驟往倏來無復久居之志在上者固簡其約束而弗違有所程督國子監歲以助教一員佩印分學 正學錄或一員伴讀四人寔從諸生之在宿衛或從父兄多至數十人以稟給庖隸

自隨學館即孔子廟西北為之遠絕塵囂人事稀簡助教耑于教事非休假不出戶可以稽經諏史探索精微之蘊百司扈從者求如分學之安適亦云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廬陵毛君文在實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羨購書一千二百六十三卷為三百五十冊置于分學盖上都書最難致昔賀涇陽王為留守嘗遣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于學宮刻書目于石凡文臣之嗜學者往亡假讀之比還必歸諸典守者先是分學亦假其書或他司已假則不可得有志于覽辰者甚為之惜願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者將歲亡而增益之當至于不可勝美諸生學古以入官治心修身一徵諸方冊毛君之功夫豈少哉祭酒魯郡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目

一藏崇文閣一藏開平儒學一隨分學而余序其端是年分學者學錄李文伴讀劉壽張儼苑致陳信也

艾蜚英赤納思山百韵詩序 乙未

余好考求宇內山川風俗物產獨北方無載籍至其地者往不能言雖言之不能悉也往年古田主簿番陽蕭澄嘗為和寧學官出其所撰和林賦又有李生者亦番陽人為兵馬司吏其人儒者頗記錄其際余將撰次為和林志願有所未暇爾同郡艾君蜚英為內史府掾史甘貧勵行冰蘖自持同列疾其異也令式百司官曹凡後至者當遠役君名最居上乃令分府北行聞者為之不平君欣然曰吾壯遊之願畢矣即回就道寓赤納思山下暇日因登是山作詩百韵

予言以紀述其勝至正十一年季春之月也後五年孟秋之月君為左警巡院判官與余皆謁告養痾錄其詩相寄鋪張皇元之豐功大業尉恠余之素志又足以助成其書故幽憂之疾為之灑然以蘇君之為惠者至矣古人有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其君之謂歟因書其後以歸之

杜氏世譜考異序 乙未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閤奉其世譜航海以達京師俾史官臨川危素為之序素以杜氏世大族何以序為君自是相見輒以為言乃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合者因旁稽他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者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七子孫改封為杜其後宗族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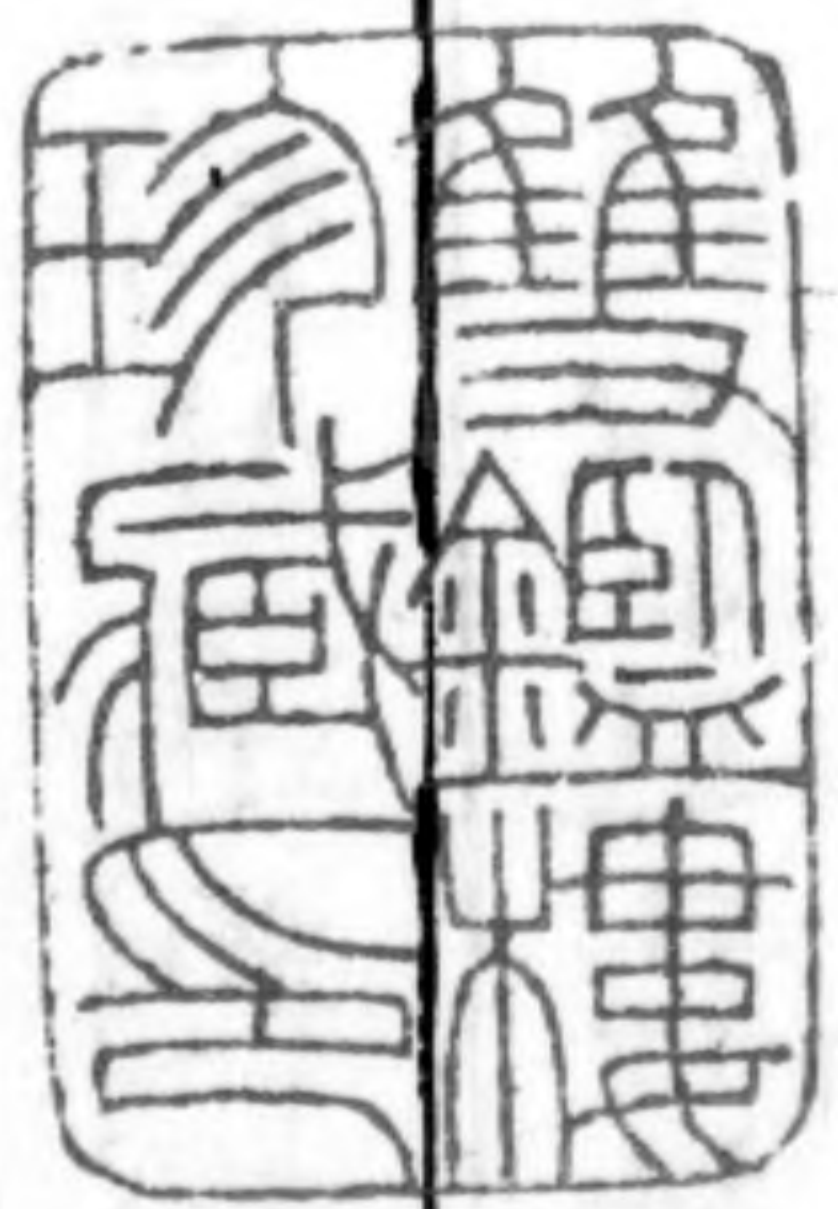
他國隄叔奔晉為士師因為士氏會食邑于范又為范氏故宣子謂魯叔曰陶唐氏御龍氏豢龍氏豕韋氏唐杜氏范氏皆其祖也杜氏之後洩適魯為大夫出奔于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為秦大將食邑于南陽衍子孫因居焉世稱杜衍赤三子上党太守秉生南郡太守禮禮生御史大夫周唐大曆七年安平公顥六世孫太子賓客信嘗修譜宋中興館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于世矣以司徒岐國安簡公之善著書羅絡古今號為精密未遑自修其譜何耶歐陽文忠公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唯杜氏則其譜宜最為祥盡而猶有所抵牾學者之欲考求故寔夫豈易言哉素嘗求史館遺書于行者

過越問祁國正獻公之後無有也至黃岩得太子贊善梓州通判誼丞相清獻公及其子澣之事刊諸宋史又嘗撰世德之記以遺君考異之作抑以見素于杜氏深致意焉他日君歸其鄉摻訪考訂使歸予一是山林之下直有好古博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說學齋稿一百三十三首予前三十年從吳純甫借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日忽憶此書亟問其家幸而尚存為之甚喜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而篇別不為聯卷紙尾皆暗記所作年歲獨以賦頌贊記序為次以此知公自珍其文若此蓋錄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其半而軼矣說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標題亦公之真跡今復脫去昔宋太史稱公在至正中

以文名天下淵深精純獨繼歐虞之後予家苦無書而公集五十
卷尚未之獲見故命童子錄而存之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歸有光跋



南